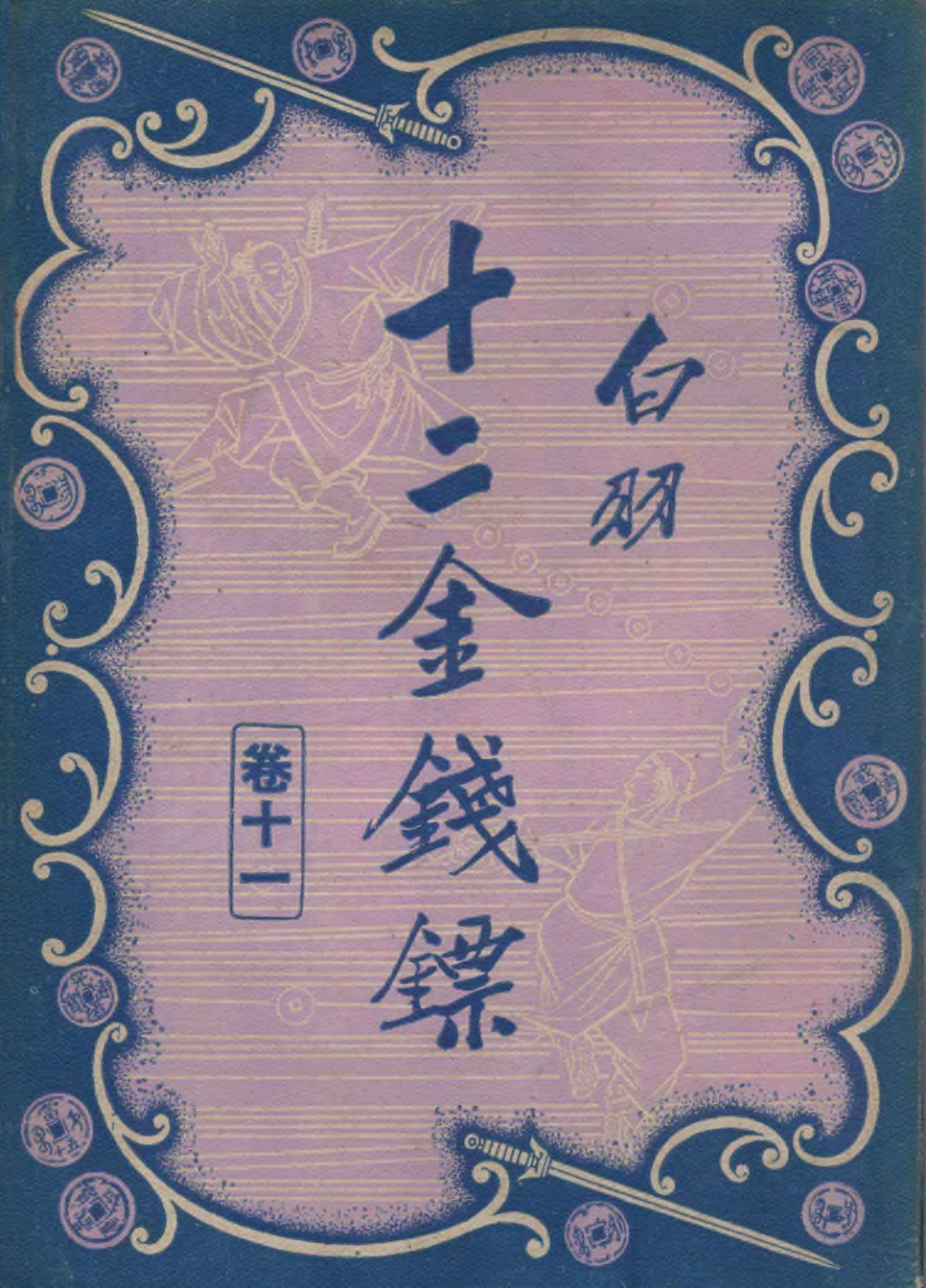


白羽

十二金錢鏢

卷十一



A decorative border of stylized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. The border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circular floral motifs connected by elegant, curving lines that form a roughly rectangular frame.

白羽

十二金錢鏢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二十金錢鏢

第十一卷

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

著作人 白

羽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_{股份}有限公司
代表人 徐 稚 鶴

發行所

百新書店_{股份}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
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

特約所

香港百新書店

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B

國光新記書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售處

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第一版

錢鏢部四稿部初作

鏢錢金二十

· 作羽白 ·

— 次目卷一十第 —

第五十一章

越崗增援智囊奏奇襲
當塗險扼飛豹鬥奎牛

..... 一

第五十二章

泥塘設阱鏢客陷身
蘆澤埋蹤強賊詐退

..... 九

第五十三章

巧植梅花樁大豪競渡
輕揮吳鉤劍蘇老凌波

..... 二三

第五十四章

登浮萍雙雄齊落水
撒伏陣羣盜驟奔巢

..... 三五

第五十五章

十二金錢逐豹踏荒堡
七張鐵管連彈困三傑

..... 四六

錢鏢四部稿
初部作

十二金錢鏢 卷十一（修訂四版）

白羽作

第五十一章 越崗增援智囊奏奇襲 當塗扼險飛豹鬥奎牛

遼東大豪飛豹子在范公堤，刦取二十萬鹽課，拔旗留東，匿跡埋賊，連夜渡過了大縱湖，把全撥黨羽分散在各處；淨等着十二金錢俞劍平被激出頭，便好鬥技賭鏢，一決雌雄。俞劍平果然一怒拔劍，具保討限，東邀羣雄，大舉尋鏢，飛豹子那邊立刻得到了準信，也忙着邀人。衆鏢頭四面佈卡，六路排搜，步步往前踏訪；飛豹子也立刻伏線安椿，備下了三個潛身的窟穴，暗暗遣人，窺伺鏢客的動靜。等到紫旋風夜探荒堡，十二金錢俞劍平略知賊情，忙率衆趕到苦水舖，在集賢客棧落了店；飛豹子頓時從潛伏之處趕來，由他的黨羽和朋友，先替他出頭窺探。

飛豹子挾着三十年前的宿怨，一心要挫辱俞鏢頭。當夜來到高良澗左近，踩盤子的小夥計，一一告訴他：「姓俞的本人來了；姜羽冲，胡孟剛也都到了。」飛豹子綽鬚大笑，立刻遣瘦老人王少奎，前往苦水舖，陰謀窺探，潛加挑逗。王少奎隨機應變，竟和單臂朱大樁挑帘觀面，放下了三更較技的期約。又小開玩笑，僱買當地賣漿的陸六，趁二更天，前往集賢店，登門叫罵；借此誣誘鏢客的注意力，他們潛伏的人好從集賢店後面，乘機襲入騷擾。不意鏢客戒備嚴密，房頂街隅都安置著人；賊黨未能得手，倏然退回去。幾個人由鄰近民宅，越牆逃出；幾個人轉小巷，走出苦水舖。馳報飛豹子道：「這些鏢客倒還罷了，只跟著海州的兩個捕快，並沒有驚動官面；的確按江湖道，前來獻技討鏢的。」飛豹子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哦！」

飛豹子預由高良澗來到荒堡，趕忙着佈置了四天。所有古堡頹牆朽屋，擇衝要處，把屋牆，院牆，都

挖了三尺來高，兩尺來寬的窟窿；有數處直通到堡牆根，又有數處高達六尺的。復將堡牆根，打通了六尺深的數道窄溝，長有數丈，暫作爲潛行的隧道。直到訂期挑鬥的那天晚上，飛豹子傳命同黨，把窄溝火速加工，直挖出堡外。「未慮勝，先防敗；」這樣辦，先備下了退身步。但不能早掘，掘早了，恐被行家白晝識破。先時又在鬼門關，相度地勢，擇於土崗後，葦塘中，埋下百數十棵長短不齊的木樁，也是預留著退路。然後，飛豹子糾合黨羽，便要親赴鬼門關，仗著數十年苦練的功夫，會一會這江南名鏢客十二金錢俞劍平的拳劍鏢三絕技；跟他抵面爭鋒，一決上下。

當下，飛豹子說出自己的通盤打算，手下羣豪譁然讚道：「好！」那個瘦老人王少奎搖搖頭，連說不可道：「大哥，你總得走穩步，先派別人，試試姓俞的本領。」

飛豹子不以爲然，道：「那是何必呢？這樣辦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走，已經很把穩了。」胖老人魏松申道：「但是，大哥還可以多加一分小心，不要緊的。我聽馬振倫馬六爺說，姓俞的已經盡得山東太極丁三絕技的祕要。」凌雲燕和子母神梭武勝文也說：「俞劍平這些年功成業就，名利雙收；可是他做得很小，他本身的功夫一天也沒擱下。據說他無論多麼忙，直到現在，還是每天早晨要打一套拳，試一趙劍的，末了還打二十四鏢。我們要鬥他，總得先教一個生臉，嘗嘗他手底下的真假虛實。大哥，你就讓小弟和王二哥先打頭一陣，試一試招。好在他也不認識我們是老幾；我們栽了，一點也不妨事。」瘦老人王少奎一拍大腿道：「是這個意思。今夜大哥簡直不必露面，我們先和他打；大哥可以在旁觀陣。咱們準能降得住他，再跟他挑明帘，點名叫陣。」

飛豹子微微笑了。遼東三熊也一齊發話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主意真高，你老就依着來吧。」十二金錢在江南久著威名，實在不可輕敵；萬一訂期獻技，爭勝賭鏢，竟鬥不過人家，未免顯得丟臉；穩步有益無損，總該走的。瘦老人又道：「况且咱們這趟下江南，人生地疎，多承凌雲燕凌舵主，和子母神梭武勝文武莊主幫忙；借地方，借人力，都很够面子。現在武莊主既然大包大攬，要由他那裏起，由他那裏落；我

們這回往鬼門關去會姓俞的，最好是只虛鬥一鬥他；末了一場，還是煩火雲莊武莊主出頭作面的好。」飛豹子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……也好。」

他們到底定下了誘敵試招之計：決計先遣副手，試一試俞劍平的本領再講。到了這一天，由苦水舖到鬼門關，由鬼門關到古堡，飛豹子竟安下了九道伏椿；頭一道埋伏，在苦水舖鎮口外，攔路設阱，埋石伏弩。開手一招，便把飛狐孟震洋摔下馬來。那時候，飛豹子正和手下幾個人潛伏在近處，預備出其不意，先測一測俞劍平的鏢法和劍術。

鏢客們這一邊，對着古堡，三路設卡，在白晝被飛豹子看出兩路。馬氏雙雄這道卡子，和三鏢客金弓聶秉常，梁孚生，石如璋這道卡子，俱被飛豹子和他的黨羽看破，挨到天黑，便動了手。只有松江三傑，夏建侯，夏靖侯，谷紹光，武藝高強，潛身隱密，豹黨一時沒有注意到。

鏢客分兩路赴鬼門關踐約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，這一路大隊，半路上突然與賊相遇。奎金牛金文穆，朱大樁等，這第二路人數較少，在別路上，也遇見了飛豹子手下的人。飛豹子與他手下的黨羽，安排下步步爲陣的法子；由苦水舖至鬼門關這一小段，共設着四道卡子，被鏢客踏過三道。俞劍平和姜羽冲衝破兩路，金文穆和朱大樁衝破一路。倒弄得自己散了幫；另外一路，鏢客們也沒有勦破。

飛豹子又在鬼門關踐約之地，埋伏下大批的人；鏢客來的人少，他們就包圍住，捉活的；來的人多，他就叫副手出來答話。然後驟然撤退，一撤，再撤，撤到鬼門關，荒崗泥塘，險峻地點，便由遼東三熊出頭襲擊。襲擊不勝，就由胖瘦二老人魏松申，王少奎，同那外邀的兩個能手，一齊出來，或文打，或武打，看事做事；臨到最後，再由飛豹子出頭。如此便可穩立於不敗之地，這是飛豹子與他的黨羽商定的頭一步挑釁辦法。不意十二金錢俞劍平單劍踐約，名不虛傳，二老三熊，輪戰皆敵，竟都不是俞劍平的對手。羣盜呼嘯一聲，放起旗火，四面伏兵突起，把俞家師徒圍住，得意揚揚，喊着：「魚兒落網！」却不防鏢行這邊，智囊姜羽冲驀然率衆趕到；踏過伏椿，直闖進後崗，竟遠遠的答了腔，也喊着：「豹子落坑！」

雙方針鋒相對，旗鼓相當，竟未得抵面爭鋒，一霎時反激成羣毆混戰。

姜羽冲這一路本為教俞鏢頭單劍赴會，才稍稍落後。半騎半步，一路攢行，將近鬼門關，按白晝所勘的地形，忙進入青紗帳，把馬藏起來；由姜羽冲拔劍當先引領着，悄穿田徑，斜趨土崗，要將賊人的退路先行剪斷。

但是賊黨在關前田邊，預設着兩道伏椿，兩處一共埋伏六個人；智囊姜羽冲等將將逼近，便被瞭高的豹黨聽見蹄聲，瞥見黑影。急發旗火，吹起胡哨，六個人一齊發動；兩個人馳報同黨，四個人掄兵刃，上來攔阻鏢客。姜羽冲會囑同伴，無人處，要悄悄的繞行；遇見敵，要快快的掩擊；於是互相知會，一路疾攻，衝到敵人背後。姜羽冲，岳俊超，歐聯奎等各展兵刃，奮力奪路。豹黨四個伏椿，人少勢孤，各發暗器，擋了一陣；衆鏢客大堆的湧上來，同時鏢行別隊奎金牛金文穆等也用西南繞到。兩邊一夾，四個賊人越發抵擋不住；急急退下來；繞道奔後崗退去。衆鏢客急喝道：「追！」望影逐聲，跟着往土崗上硬闖。

土崗上埋伏着的豹黨早已覺察，立刻亂發響箭，從潛伏處跳出八九個人，忙將後崗要路分別把住。智囊姜羽冲張眼一望，分撥四個鏢客，跟綴逃走的四個賊人；然後各通暗號，與奎金牛金文穆等合在一處，互相策應着，斜越泥塘，直搶土崗。土崗上的羣賊立刻從各路抽出一個人來，併做一過，來迎截鏢客。雙方在崗前崗後，遠攻近圍的交起手來。一剎時崗上崗下，人影亂竄；隔得稍遠，便認不清誰敵誰友，賊人這邊以為鏢客的接應人多，鏢客這邊以為賊黨的埋伏人衆；正是蕪樁打狼，兩頭胆怯。實在的情形，却是土崗前鏢客人少，土崗後賊人勢弱。所有賊黨幾乎都衝着俞劍平撲來；在土崗前，把十二金錢俞劍平師徒，連胡孟剛，馬氏雙雄，孟震洋，石如璋，朱大椿，黃元禮等，分別圍在當中。

在土崗後，三十多個鏢客列成人字形，八九個賊人堵住一條傾斜的羊腸小道，旁生亂草，下臨泥潭，非常的險峻難行。賊人借叢草蔽形，用暗器擋道，十分得勢；可是驟見鏢行接應人到，未免心驚。智囊姜羽冲在坡下看了看地勢，也不由皺眉；如行狹道，恐遭賊人暗箭；有心繞道，又聽得崗前殺聲四起，賊人

連呼捉「魚」，還怕俞鏢頭有了閃失。這必得先遣人搶上土崗，敵住這攔路的幾個賊人，大眾便可從土崗兩旁亂草上踐過去。姜羽冲眼注前方，向衆人叫道：「那一位應敵？」蛇焰箭岳俊超忿然道：「我去！」掄劍便要上前。奎金牛金文穆搶過來道：「岳四弟，我還沒露一手呢，讓我打頭陣吧。」一揮鉸鋼厚背刀，徬徨四顧，便要攻崗。姜羽冲急道：「等一等！」忙叫岳俊超，歐聯奎，分立在金文穆背後左右，兩旁另外留下兩個幫手，便對餘衆說：「請他們三位上去應敵，諸位請陪我穿草地，往上搶啊。」衆鏢客譁然應諾。那追逐逃賊的四個鏢客，也被姜羽冲喚回，改作誘敵之兵，喊一聲：「上！」從別一方面，佯作攻崗奪路之勢，借此牽制賊人，幫助金文穆搶崗。

羊腸小道上，兩旁的亂草窸窣亂幌，不用明看，必有伏兵。奎金牛金文穆傲然不顧，容得誘敵的同伴喊出一聲「上」字，誘得賊人發出一排箭來，他便將鉸鋼刀一揮，「巧燕穿林」奮勇當先。蛇焰箭岳俊超，東台歐聯奎兩旁掩護著，跟蹤側上，一齊往土崗上一竄。賊人竟已防到這一招，迎頭刷地打出兩枝鋼鏢。三個人各揮兵刃磕擋；却已犯險搶上去了。奎金牛一擺手中刀，剛要招呼同伴，跟着往上搶，頓時從草叢中出現四個穿夜行衣的賊人；兩個使鈎鐮槍，兩個使鏈子槍，（背後都插着短刀，）急急橫身，把路口橫住，爲首一個少年一抖鏈子槍，大叫了一聲：「回去！這裏不讓過！」頓時撲過來，想把金文穆逼下崗口，或者打到泥潭裏去。

奎金牛金文穆照舊傲然不顧，竟回頭向智囊姜羽冲叫道：「姜五哥，快往上搶！我料理這幾個東西。你聽那邊，一定是俞大哥。」……那青年賊黨罵道：「臭魚的一夥魚龍蝦蟹，看誰料理誰罷！看槍！」鏈子槍嘩朗朗一響，已經當頭砸下。金文穆疾展鉸鋼厚背刀，把鏈子槍一挑，兩下打在一處。其餘三賊剛一上步，蛇焰箭岳俊超，東台歐聯奎斷不容他夾擊金文穆一個人，齊展劍斧，把敵人迎住。軟硬四條槍，和這一刀，一劍，一雙板斧鬥起來，一時未分勝敗；可是賊黨早已輸了招。智囊姜羽冲一擺利劍，厲聲叫道：「快上！」衆鏢客紛紛奔竄，踐着草地東面斜坡，錯錯落落，逕往上闖。崗上賊黨的伏椿，吱的一聲胡

哨，一齊出動，先發暗器抵擋；擋不住，頓時又有三個賊黨，揮兵刃竄出來，居高臨下，拚命阻撓鏢客，將東斜坡扼住。就在同時，西斜坡也有鏢客爭先直上；立刻又跳出兩個賊黨，先發暗器，後揮長矛，把西斜坡扼住。雖然擋得住，可是支持不住了，胡哨聲不住的怪響。當中一路，奎金牛金文穆展開教門的潑風萬勝刀，嗖嗖的一連幾招，把使鏈子槍的少年賊，砍得倒退。少年賊却不肯退下去，崩打纏拿，拚命支持，與那三個同伴，緊緊把住土崗的羊腸小道。那東面三個賊黨雖然打得過四個鏢客，却見鏢客志在用全隊奪崗，也忙呼喚一聲，一齊退回去，連發胡哨，警告同黨；但是他們的土崗後路進口處已被鏢客奪佔了。

那飛豹子正立身在土崗最高處，眼望崗前平地，正要撲下來，和俞劍平一較身手；忽聽見青紗帳後蹄聲奔騰，緊跟着後崗吃緊，敵影蟄集，他就勃然大怒。霍地竄過來，凝眸一望，急知會散漫在各處的同黨，作速聚攏來；自己將掌中兵刃一拈，如一陣狂颼，撲到後崗。他身旁的幾個同伴，有的銜命往崗前傳信，有的跟着他齊奔後崗。

這時候，少年賊的鏈子槍被奎金牛一路萬勝刀，直剝得左閃右退，接連遇上三四次險招。末後好容易看出破綻，金文穆的萬勝刀點到右肋；賊人往左一錯步，金文穆的刀扎老了。賊人再不肯容情，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鏈子鎗翻轉來，刷地鞭打金文穆的頂樑。不想金文穆陡然往左斜身，右手刀猛往上一撩鏈子槍，左手嘍的把鏈子槍頭奪住；厲聲喝道：「撒手！」萬勝刀順勢往外一送，少年賊還想奪回，一縷寒風直抹到賊人持槍的手指；少年賊趕忙的鬆把，鏈子槍刷地被金文穆奪去了。刀光又一展，少年賊破死力往後飛竄，驚得一身冷汗；忙回手拔刀，先往外一封，架住了敵招。又一跳，躲開了，這才把一陣手忙腳亂的慌勁讓過去。奎金牛哈哈大笑道：「不要慌，給你這槍吧。」刷地劈面打出去，少年賊閃身躲開，抹一抹頭上汗，咬牙切齒，又衝上來；他仍不肯認輸，仍不肯退避，仍然戀戰，擋住了羊腸小道。那另外的一條鏈子槍和一對鈎鐮槍，以三打二，倒能擋得住岳俊超的單劍，和歐聯奎的雙斧；但是這只能阻敵，不能取勝。飛豹子如飛的奔到，略一注視，厲聲喝道：「喂，躲開！讓我來會會這位的潑風萬勝刀！」那少年一

提手中刀，抽身躍回土崗，奎金牛揮刀便進。飛豹子道：「呔！別動，相好的，我要會會你閣下。」橫身邀住了金文穆，金文穆側步進招，蛇焰箭岳俊超在身旁，智囊姜羽冲在遠處，一齊吶喝道：「金鏢頭留神，這就是飛豹子！」金文穆聞言一楞，刷的一撤身，停刀封住門戶，側目仔細打量敵人。

飛豹子一到，伏椿的賊人俱都退上土崗。鏢客們川字形湧在崗口，內有帶着孔明燈的，忽的將燈板打開，向土崗連連照射，把飛豹子等人照看了一個正着。飛豹子本將草帽推在背後，此時忙把草帽往頭上一按；向同伴低說了幾句話，手中短兵刃一幌，冷笑道：「是飛豹子又怎麼樣？呔，朋友，你好刀法！你是俞劍平的甚麼人？」

奎金牛金文穆捧刀拱手道：「在下是俞劍平的朋友，你既然是飛豹子，久仰久仰！……」還要交待幾句江湖話，不料飛豹子竟挺身猛撲過來，把手中短兵刃一舉，道：「呔，發招吧，少說閒話！」這短兵刃原來就是當日刦鏢，打敗鉄牌手的一枝短菸袋桿，二尺來長，純鋼打造，鍋大桿粗，菸嘴菸鍋一體渾成，昔年曾用它戰敗遼東綠林風子幫，今日拿來找尋俞劍平。

金文穆還想說話，岳俊超吶喝道：「金三哥，這東西不通人情，少跟他講那一套，宰呀！」金文穆遂說了個：「好」字，立刻身形一矮，往前一縱步，捧銜鋼厚背刀，照長衫客胸前便點。長衫客飛豹子左臂的肥袖子往外一拂，也不使手中短兵刃接招，身形快似飄風，突繞到金文穆背後。金文穆也是虛貫並用，頭一刀並未撒出去；刀才點空，左掌斜往上一推，右手刀「白鶴別翎」，斜場身形，刀鋒外展，刷地旁掃長衫客的下盤。飛豹子見金文穆刀法很快，遂不再試招，鉄菸袋「倒打金鐘」，斜身往後甩打，喝聲：「擊手吧！」唰的一響，聲銳而長，火星飛濺，兩下兵刃相碰。金文穆的銜鋼厚背刀雖沒撒手，可也驚的一震；聽的往右一躡身，忽遽問急驗看刀鋒。幸而刀鋒只是斜剗，刀身吃力重，只微微磕傷一點刀刃。金文穆心中吃驚，這個飛豹子好大的膂力！

金文穆只一落腳的功夫，飛豹子已跟蹤而至，鉄菸袋「迅雷貫頂」，挾着勁風砸下來。金文穆往左錯

步，側翻身，「烏龍盤樹」，橫砍飛豹子的中盤。飛豹子身隨勢變，步眼圓滑，右腳往外一溜，以敵勢破敵勢，「倒踩七星步」，閃身讓招；金文穆的刀又走空招。飛豹子反欺到金文穆的背後，左手駢食中二指，照金文穆右肩後的「風府穴」點下去，想卸金文穆的右臂。金文穆頓時覺察，塌身下式，急忙一擰身，「推窗望月」，鉸鋼厚背刀上斬敵人右肩，順削脈門。飛豹子兵刃往下疾沈，斜身探臂，鉄菸袋反打金文穆的下盤「風市穴」。金文穆騰身旁躍，竄出數尺，險被敵傷。兩下裏分而復合，又鬥起來。

奎金牛金文穆把教門潑風萬勝刀法施展開，雖只七十手，可是迴環運用，變化無窮。這種刀法一須力大，二要招熟，金文穆乍逢勁敵，把一身本領運用出來，刀光人影，上下翻飛，恰似駭電驚霆；崩，扎，窩，挑，刪，砍，劈，剝，一招一式，迅猛異常。長衫客的一枝鉄菸袋，更是江湖上少見的外門兵刃，時而作奇門劍用，擊，刺，挑，扎，夭矯如神龍；時而作點穴嫩使，點，打，崩，砸，伸縮如怪蟒。短短兵刃，虛實難測；身形迅快，猛若怒獅。動手到三十餘招，金文穆覺得自己的招術發出去，往往受到敵人的牽制，不能隨招進招；深知遇見強手，忙將精神提起來，用全力應付。霎時間，又鬥了幾合；金文穆把鉸鋼厚背刀一翻，「進步撩陰」，照敵人攻去。長衫客飛豹子故意誑敵誘招，容得金文穆的刀已遞出來；便霍的將右足往後一滑，鉄菸袋往下一壓，左手駢雙指，猝點金文穆的「啞門穴」。金文穆收招不及，急急的一抹身，噠的竄出一丈多遠。才得凝步轉身，長衫客早騰身躍起，跟蹤撲來；喝道：「呔，別走！」往前一縱，欺敵進步，飛身趕打，鉄菸袋快如脫弦之箭，又照金文穆背後「天突穴」點來。

奎金牛金文穆也是老江湖了，閃身一竄，雖爲避敵，却已百忙中料到敵人跟蹤必到。立刻應招改招，變式詐敵誘敵；故意的將身法略略一鈍，長衫客的鉄菸袋堪堪點上來；他這才候的往左一旋身，身移刀現，展「鉄雨金風」，鉸鋼厚背刀自下往上一掩。刀光閃閃，猛喝一聲：「看刀！」照敵人的兵刃猛削出去。這一下削實了，敵人的兵刃必須脫手。長衫客的招術用老了，鉄菸袋已經發出，奎金牛的刀已經削到。長衫客眼快招疾，就在黑夜，聽風辨招，居然隨機應變，把鉄菸袋懸崖勒馬，往上一舉，「舉火燒天」，

避開敵招，反照金文穆的面門上一幌。却趁勢伸左手，駢食指中指，「仙人指路」，倏的照金文穆的右臂「三里穴」點去。兵刃點面門，手指點穴道，同時發出兩招來。金文穆的刀已經削出去，一見勢危招急，忙展萬勝刀的絕招，「三羊開泰」，一招分三式，振右臂往下斜沉，俯頭面往旁微側，只喝得一聲：「咄，看招！」不管敵招閃閃不開，把鉸鋼刀的刀頭，硬往長衫客的左臂狠狠劈過來。料想長衫客勢必撤左手，回來救招；奎金牛這一刀直是拚命。敵在坡上，已在坡下，形勢先不利，只得冒險求功。

果然長衫客把奎金牛這一招的用意看破，急借招拆招，短兵刃一轉，倏然翻下來，剗打金文穆的刀背。金文穆就原式不變，左脚一頓，刀鐔的鋼環一振，嘩朗朗一響，刀鋒倏的往外疾推；一招兩式，斬項截胸。長衫客左臂一拂，身移步換，迅如旋風，已轉到金文穆的背後。「遊空探爪」，鉄菸袋照金文穆的右臂一搭，左手的食指中指，又照金文穆的「靈台穴」點來。鉄菸袋早把金文穆的回身現刀的路子閉住，這左手探出來，看看擊中金文穆的要害；金文穆更要閃躲，已來不及。長衫客濃眉一展，喝道：「朋友，認輸吧！」

奎金牛數十年的盛名，眼看要敗於二指之下。——猛然刷的飛過來一條黑影，一聲不響，其快如矢，飛躍到金文穆側面，一對判官筆往下一沈，一分一抬，把長衫客的招術破開。然後振吭一呼：「金三哥，衝啊！」

第五十二章 泥塘設阱鏢客陷身 蘆澤埋蹤強賊詐退

長衫客看得手，粹然來了敵人的援兵，那得不抽招撤步？鉄菸袋往回一帶，借着甩臂擰身之力，颯的往左退出五六步。手中鉄菸袋復又揚起來，向來人一指道：「哈哈，朋友，你來得是時候，金朋友可以歇歇了。……噢，原來是你！」

來人封住門戶，向長衫客叫道：「不錯，在下面是姜羽冲。飛豹子，鎮前初會，怎麼就走了？來來來，

在下陪周十二金錢俞劍平，應召踐約，來到鬼門關前；朋友，咱們是怎麼個講究呢？你這麼亂打一鍋粥，究竟怎麼講？你閣下邀人赴會，就是這樣的聚會麼？朋友，魚兒沒入網，我只怕豹子掉在坑裏了！」

智囊姜羽冲救了金文穆，暗向金文穆一擺手；金文穆把長衫客釘了數眼，閃身退到姜羽冲身旁。攔路的賊黨也都退到長衫客身後兩邊；兩方面旗鼓相當，箭拔弩張的對峙著。這時四面喊殺聲大作，震耳欲聾，姜羽冲把判官筆一分，橫在長衫客對面，提高喉嚨，大聲叫陣道：「飛豹子！看你的意思，一再誘敵，多方設伏，大概你是要羣毆？你的朋友口口聲聲說，以武會友；以武會友，就該單打獨鬥，憑個人本領見輸贏；輸了怎麼樣，贏了怎麼樣，也該當面言明。像閣下却奇怪，一味的誑騙，把我們誑到這裏來了，可是你又能怎麼樣？現在我們也看透這步棋了；長話短說，你若看得起我們江南武林，請你把萬兒報出來，把菜也點出來。你若看不起我們，朋友，沒有別的說的，我們可就要針鋒相對，毫不客氣了。喂，請明說吧，你是要跟十二金錢一個人會會？你還是挾黨恃衆，要跟我們大夥湊湊？你願意單會俞某人，你就趕快止住大眾，我們也止住我們的人；你願意羣毆，朋友，我們也沒法子，我們可就要開招齊上了。但是話歸本題，你贏了，鏢銀歸你；你輸了，你該怎麼樣？莫不是你輸了，你還是再跑？」

姜羽冲向長衫客發話；其餘鏢客叫罵着，恨敵無理，齊要上前混戰，擒拿這長衫客。姜羽冲連連喝止：「咱們到底是先禮後兵。」把雙筆一合一舉，按武林規矩，向敵人施禮；想這長衫客飛豹子把自己的話封住，無論如何，必有兩句場面話。那知道長衫客非常古怪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姜朋友，江湖上傳言，都說你料事如神，果然不愧智囊之號。我們當家的真教你猜着了；他輸了，真是要跑。不過，朋友，你不能只說一面理。我們當家的投東邀駕，請你們十二金錢俞大劍客在鬼門關，較藝賭鏢，本來說得很好。但是，你們却派一撥人來踐約，另派一撥人抄後路，到我們撈魚堡來胡攪。相好的，只可惜你們抄後路的朋友有點頂不住，也陷在堡裏了。姜大劍客，我請問你，這個理怎麼說？明面上在鬼門關踐約，暗地裏派人掏底，這難道也是江湖道上的規矩麼，噯？」

智囊姜羽冲愕然道：「甚麼，你又要賴辭？」

長衫客呵呵大笑道：「就算我們賴辭。可是你們硬要抄我們的後路，我們的當家的能够不回去麼？相好的，這鬼們關相會的話，現在就拉倒。我們當家的已經翻回撈魚堡，照應你們抄後路的朋友去了。喂，松江三友，威名不小，我們當家的好接好迎，此時想必已經和令友松江三友答話了。兩個地方，兩個邀會，我們人少，蒙嘉賓登門，可惜照應不週到。索性我們兩路並成一路，都在撈魚堡見面吧。」

羣賊同時叫道：「姜大劍客說的話冠冕堂皇，你可臉對臉說話，暗地又下絆子。乾脆，你們有胆量，咱到撈魚堡見面！」

長衫客與羣賊把鏢客分路下卡的佈置喝破，頓時紛紛游走起來；刷地一溜火光，發起信號，在長衫客背後的羣賊各自的撤退。長衫客放了幾句話，竟拋開姜羽冲，湧身一躍，分明也是要走。

姜羽冲，金文穆，岳俊超等，見時逾三更，窺知賊人勢將潰圍而遁。却不料賊人抓了這麼一個理，把失約之過反推到鏢客身上。姜羽冲大怒，喝道：「飛豹子，你不要攪理；站住，我還要請教你三招兩式再走！」當此時，羣賊亂竄，胡哨連吹，長衫客竟置鏢客的詰問於不顧，把短兵刃一揮，招呼同伴，一齊撤退。姜羽冲怒極，回顧衆鏢客道：「不要放他走，截住他！」所有鏢客頓時暴喊了一聲，搶刀爭先，把路口擋住。

長衫客翻身要走，却未真走，仍然扼住土崗，不教鏢客上前。智囊姜羽冲將一對判官筆插好收起，重拔長劍應敵，展開身形，當先牽路；厲聲罵道：「飛豹子，別人能走，你別想走！」長衫客飛豹子笑道：「你是江南成名的武林道，我在下早想領教；但是，姜朋友，我却不願在這里候教。」回身一指道：「還是到撈魚堡！」姜羽冲用劍一指道：「你倒一想情願，相好的，你就接招吧！」利劍一挺，「巧燕穿林」，身隨劍進，奔敵人撲來。

長衫客飛豹子當徑而立，早料定有這一招，却故意的不閃不躲，扼住崗路，把短兵刃鐵菸袋桿往外一

磕。居高臨下，分外得勢；右腳着地，左足輕提，雙臂一分，斜身側展，「毒蛇尋穴」，鐵菸袋刷地往劍身上砸去。姜羽冲不由一撤劍，倒退了半步；復又挺劍進攻。——這兩人在土崗後一上一下的拒住。

傾斜的土坡高低相懸，也有一兩尺。姜羽冲左手劍訣復一領，劍花一轉，「仙人指路」，直指敵人上盤；却因高低參差，僅僅刺及長衫客的中盤。長衫客一招撲空，右手微撤，左腳上步，「撥草尋蛇」，讓過了劍鋒，鐵菸袋斜奔姜羽冲的「雲台穴」。姜羽冲往左一擰身，「烘雲托月」，上削長衫客的兵刃。長衫客把鐵菸袋往回一帶，刷的反從下往上猛翻，「倒打金鐘」，兜着姜羽冲的肋下撩來。姜羽冲回肘縮身，幸沒被鐵菸袋兜上；急搶步改勢，展眼間兩人換了五六招。姜羽冲仰攻吃力，不用恚怒起來，喝道：「好朋友，你下來！」長衫客笑道：「好朋友，你上來！」姜羽冲越怒道：「好朋友，比武只憑一刀一劍，借地勢勝人，不嫌丟臉嗎？我可要對不住了！」回顧同伴喝道：「一齊搶！」

頓時間，金文穆，屠炳烈，岳俊超，歐聯奎，阮佩章等，先後衝上來，一左一右，和姜羽冲站在一條線上。後面的鏢客各各掏出暗器，又聽得姜羽冲喝一聲：「攻！」一齊發動，猛往土崗上搶來。飛豹子就生得三頭六臂，也擋不住近攻的七敵，遠攻的好幾枝鏢箭。說聲：「好麼！」翻身一退道：「我讓了！」這後崗立刻被先上來的七個鏢客奪佔。

七個鏢客犯險先登，仍由姜金二人追敵；其餘岳屠等人忙接引同伴上崗。長衫客沿崗飛奔，往崗前葦叢走去。鏢客大喜，這一佔領高崗，頓時望見崗前情形；崗前邊的羣賊正圍攻俞劍平等。姜羽冲邀着金文穆，揮劍緊追長衫客；一面閃目四顧，防備賊人的埋伏。崗上崗下亂草叢生，深恐潛藏着敵人；姜羽冲奮勇當先，連聲吆喝着：「朋友們，留神看四面！」四面竟沒有意外，衆鏢客一齊奮勇淌下去。那知崗上沒有埋伏，崗下竟生意外！

衆鏢客緊綴着長衫客，穿羊腸小徑，折向土崗下，抹著葦塘，緊追下去。葦塘前雜草搖風，只見這長衫客一條長影，東一拐，西一拐，如水蛇似的閃掠，竟投進葦塘。衆鏢客窮追不捨，往前衝殺；姜羽冲又

喝道：「小心葦塘！」衆鏢客一齊注視葦塘，奎金牛金文穆自怒猛追，喝道：「那里走！」一言未了，陡然間，土崗前坡，半腰叢草中，刷的一聲，竄出來五條黑影。草叢很矮，這五個賊大概是躺在草地上埋伏着。爲首一賊短小精悍，突喝一聲：「打！」五個賊黨從斜刺裏攻來，發出一陣暗器。衆鏢客懸崖勒馬似的，急急擬步側閃。五個賊人竟施展五根桿棒，齊照金文穆一個人纏打過來。

崗坡傾斜，不易立足。金文穆被這五根桿棒包圍，急急的揮刀抵拒，循着長衫客逃走的路線，往下猛竄。脚下一軟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想往回退，後面的兩根桿棒拍打已到。金文穆大怒，不能後退，只得努力往前一竄；撲嗤一聲，兩條腿陷入泥塘中。原來這片葦塘，處處是泥灘，有的地方是軟泥，有的地方是水窪。金文穆恰被賊誘，掉在泥灘裏了；頓時往下陷落，濺泥竟沒到膝蓋。忙迫中，也就顧不得許多，一聲聲的大呼：「泥塘，泥塘！」却不道喊聲未了，時光庭跟蹤繼上，也陷進一隻脚，急忙拔出來。

衆鏢客聞聲大驚，只道金文穆中了暗器，負傷栽倒。智囊姜羽冲，岳俊超，屠炳烈，一共十多個鏢客，一湧而上，由土崗斜坡，奔這五個使桿棒的賊撲來。岳俊超揮劍先到，被兩根桿棒纏住。姜羽冲揮劍斜繞，只想追趕飛豹子，也被三根桿棒擋住；動起手來。沒影兒魏廉，東台武師聯奎，趁這功夫，飛奔來救金文穆。二人騰身往下一竄，下面頗像一片淺草地；金文穆大叫：「姜五哥，這是濺泥塘，我陷住了！」這話可惜喊晚，才叫出「泥塘」二字，歐聯奎撲登一聲，也掉在水窪裏。沒影兒魏廉也落在裏頭；却仗一股猛勁，叫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忽啦的一響，歐鍊兩個人從水窪裏跳出來；這片水窪泥底較淺。

這時候少年壯士李尙桐在土崗斜坡上，奔竄尋敵；忽一脚踩着圓溜溜的一塊東西，不由得腿一滑，身子一栽。賊人的桿棒抽空刷的纏打過來，使足了力氣，往懷裏一扯，喝一聲：「滾下去吧！」李尙桐猛然往外一奪，賊人驟然一鬆把；李尙桐身形一幌，骨碌碌的從崗上掉下來，整個栽倒泥塘裏。「鯉魚打挺」往起一竄，那知脚下身下盡是軟泥污水，不得着力，到底撲察的一聲，又滑陷下去。連滾帶爬，往外力掙，大叫道：「好賊！朋友們，土崗底下靠這邊盡是濺泥潭呀！」

土崗下確有一片片的淺草泥塘，和深潭葦塘；賊黨一力的往這邊敗退，就是要誘鏢客上當。崗上邊五個使桿棒的賊譁然大笑，且戰且嘲弄衆鏢客：「魚兒入網了，你們這些蝦米小泥鳅子還不給我滾下去！」跟着嘆噓一聲，又有一個鏢客失足滑落下去。蛇焰箭岳俊超勃然大怒，展手中劍，與四五個鏢客，奮力圍住這五個賊人。智囊姜羽冲抽出身子來；顧不得追豹，只得先想法拔救奎金牛。其餘鏢客散漫開，擇路往土崗下面奔竄，還得趕過去接應俞胡二鏢頭。狂笑聲中，長衫客飛豹子已然徜徉走了。衆鏢客乾生氣，追不上他。

岳俊超引同伴力鬥五條桿棒，殺興大起，一連數劍，把那個矮小精悍的賊殺得倒退。——原來這賊便是江北新出手的劇賊凌雲燕。此人生得削肩細腰，頗似女子，却是身輕如葉，武功很強；但不甚會用桿棒，所以抵不住岳俊超。——當下此賊賣一個破綻，抽身便退，一抹的敗下來，還想誘岳俊超陷入泥潭。細聲細氣，冷笑叫道：「好漢子，你敢追過來麼？」一翻身，往葦塘邊跳去；退到分際站住了，又向岳俊超叫陣。岳俊超大怒，却不肯上當，把劍一收，一揚手，倏的發出一枝蛇焰箭。

箭馳半空，砰然的一聲爆炸，放出一溜藍焰，頓時照得崗下片刻通明。衆鏢客齊聲喊叫：「這邊是泥潭，這邊是泥潭！那邊有道！」跟着一路急攻，所有使桿棒的賊呼哨一聲，敗退下來，一登一竄，一竄一登，先後也投入葦塘。料想葦塘有水，賊人能够鑽進去，必定也有土徑，可以通行。蛇焰箭岳俊超便要窮追進去；智囊姜羽冲急叫道：「別追，別追！你們快來救金三爺吧！」李尙桐嚷道：「還有我哩，我可要沉下去了！」

衆鏢頭亂作一團，有的急急繞路追賊，有的忙來拔救自己的人。鐵矛周季龍首先奔過來，設法援救李尙桐。不想救得太急，一下子失神，自己一條腿也陷入泥中；忙忙的拔出腿來，腳上的靴子，已經灌滿了臭泥污水。那一邊又奔過來兩個鏢客，協力搭救奎金牛金文穆。金文穆身高體胖，陷沒處又最深險，越掙扎越往下沈，眼看泥水將要淹沒到臍下，急得他怪喊不休。東台歐聯奎，沒影兒魏廉，半身濕淋淋的站在

泥塘邊，掏出飛抓來，擲給金文穆，努力往外牽救；金文穆懷裏扯，歐魏二人往塘外拔，兩方較足了氣力。不想這濫泥的膠着力很大，礮的一聲，飛抓的繩索竟已扯斷。魏廉，聯歐奎連打了幾個幌，險些摔倒。急得金文穆大叫道：「不好，要命，要命！眼看要過胸口，我可要斃死啦！」

金文穆又急又怕，深恐飛豹子賊黨再翻回來；莫說來反攻，就是發個暗器，自己也逃不開，躲不掉。姜羽冲空號智囊，到了這時，也萬分焦灼；一面催人接應俞胡，一面還得想法子把人撈出來。那一邊，周季龍一脚濫泥，和兩個鏢客，努力拔救李尙桐；沒影兒魏廉，歐聯奎，牛身是水，努力拔救奎金牛；俱都是越着急，越救不出來。到底姜羽冲隨機應變，想出急招來；連喚阮佩章，周季龍，各掄飛抓，先扯住金文穆和李尙桐，以免再往下陷。他自己忙分派衆人，散在四面，防護着賊人來擾；又撥出數人，催他們趕快拔刀割草，束草成捆，連捆成墊，紬墊爲橋，好渡過人去，扯救那陷溺最深的金文穆和李尙桐。

衆鏢客忙亂着救人，也顧不得追賊了。但是賊人果然反身追尋他們來！葦塘中只聽得陰沈沈的連聲怪笑，那長衫客忽然現身，吆喝道：「俞大鏢頭，姜大劍客，到底教你看看是魚兒落網不是？哈哈，豹子沒下坑，臭魚爛蝦都掉在臭水塘了！我這才會會你們的能人！」葦草葳葳的響動，賊黨眼看要反撲出來。

姜羽冲等一齊大驚，賊人果然乘危前來反攻。智囊姜羽冲切齒恨怒，不遑計及拔草墊灘之事；自己忙一提兵刃，一縱身，嗖的撲向葦塘，先把賊人的來路擋住。沒影兒魏廉和阮佩章等，雖不能扔下金文穆，李尙桐不顧，可也不能忍受賊人的訕笑與反擊。幾個人不約而同，齊一揚手，刷的先發出鏢箭來，逕照葦草叢打去；其他鏢客也齊發暗器。那長衫客早已一陣風竄出來；姜羽冲，岳俊超，不要命的截過去。

葦草亂響，人影亂閃，好像賊人都向這邊撲來。葦塘那邊草地上，也是人影亂竄，至少有十多個人；姜羽冲這邊倒有三十來人，可是忙着掩護同伴，有一半人橫身擋在金李前面，不敢退避，不能進攻，只有死守的分兒。姜羽冲一蹙腳，道：「咳，跟他拚了吧！」與歐聯奎等六七個人，一條線的往前橫衝過去，決計不容賊人迫近；賊人如果迫近，金文穆等必要傾生。金文穆，李尙桐在泥坑中，努力往外拔掙，越掙

越墮，越往下陷。金文穆只顧兩隻胳膊了，濛泥眼看陷到胸口；李尙桐比較好些，掙了渾身的泥；雖沒有陷到深處，只是使盡氣力，總拔不出來。

長衫客已率六七個人翻回來，姜羽冲忙率六七個人迎上去。長衫客用菸管一指道：「姓姜的！」姜羽冲揮劍罵道：「飛豹子，沒有說的，看劍！」往前一竄，樓頭蓋頂，舉劍就砍。長衫客長笑一聲，往旁略閃，刷地斜竄過去。姜羽冲急急的往外跨步，橫身將敵人截住；這如何截得住？長衫客一迎一閃，竟奮身一躍，拋開姜羽冲，直奔泥塘撲來。姜羽冲咬牙切齒急追，長衫客竟從姜羽冲左肩抹過去。追之不迭，姜羽冲抖手發出一枝鏢；那長衫客長衫一撲，龐大的身軀一伏，把暗器閃開；脚步不停，一味的奔金文穆陷身處而來。葦塘外，東南角也有一些人影，遠遠的歷落繞來。

姜羽冲大怒道：「快截住那一邊！」救護金文穆的鏢行未容敵到，急急的應聲分出幾個人來，遠遠的先擋住東南角敵人的來路。本來是鏢客人多，這一來倒牽制得應付不暇了。姜羽冲心中非常的惱怒難堪。忽又見西北角疾如箭駛，奔來三個人影；兩個人影在前，一個人影在後。姜羽冲越發焦急，心想：「金三哥的性命休矣！」深愧計疎，怒喊如雷道：「飛豹子，那裏走，看鏢！」嗖的一聲，一點寒星掠空打出去，直奔長衫客的上盤。長衫客一撲身，又一旁閃，一枝鏢掠空打過。趁此機會，一躍兩丈，竟趕到長衫客的背後；長劍一挺，照敵人後心就刺。長衫客迴身招架，他的同伴立刻把姜羽冲圍住；姜羽冲的同伴也立刻衝過來。雙方抵住，在崗下又混戰起來。

姜羽冲且戰且呼：「岳四弟，快擋住那邊！阮賢弟，別離開，務必扯住金三爺！」正在危急間，那三個人影已然奔到兩個。先頭那一個人影厲聲喝道：「姜五哥，怎麼樣了？」姜羽冲一塊石頭落了地，衆賊客一齊大喜；來人正是十二金錢俞劍平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等，被羣賊包圍，本甚緊迫；直等到姜羽冲等從崗後抄過來，羣賊立刻知道鏢行援兵馳到。猜想人數必多，也許有官兵來剿，他們就吹起胡哨，立刻撤退下去。雖然散奔各處

，却繞着道，都奔葦坑埋伏下來。那胖瘦二老人首先往下撤退，那兩個穿黑衣的夜衣人物也率衆退却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和馬氏雙雄，單臂朱大樁，黃元禮，石如璋，左夢雲，飛狐孟震洋等頓時鬆動，忙聚在一處；認定胖瘦二老人爲賊黨領袖，一步不敢放鬆的追去。二老人脚程頗快，穿林疾走，眨眼間出了疎林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和馬氏雙雄，繞疎林兩頭堵，沒把二賊堵住；可是也沒容二賊逃開。這二老也往葦塘那邊奔逃，也想把俞劍平誘陷在泥塘裏頭。不想俞劍平有數十年的輕功，追賊又追得很緊，賊人狡計竟未得逞。那胖老人往泥塘邊一跳，又一登塘中預立的木樁，一竄一登，一竄一登，身形亂幌，逃入葦塘中去了。

黑影中看不出道來，可是俞劍平分明還記得這片葦塘有水，賊人竟會在水中奔跳，竟會聽不見泥水跋扎的聲音，料想必有蹊蹺。俞劍平又是從平地趕過來的，不比姜羽冲憑高下竄的冒險，頓時發見賊人的祕密，賊人跑近葦塘，分明脚底下似有所擇，並非一直往前闖。俞劍平便不肯上當，立即止步低頭尋看。這一看，忽然發見前面亂葦叢中隱隱似有水光，哦的一聲道：「好賊！」一聲未了，賊人抖手發出一鏢。俞劍平忙即閃身，將鏢閃過。賊人大喝道：「呔，姓俞的，你敢過來走兩招麼？這裏可有魚網！」俞劍平冷笑道：「俞某不才，梅花樁也學過。你等着吧！」賊人聞言，不由一楞；疾抬頭，看見俞劍平伏身作勢，做出要往前竄的架式；賊人竊喜，立刻蓄勢以待。那知俞劍平猛往前一躍，並未離開地方，却錚的一聲，發出一枚錢鏢來。只聽得「撲啷」「哎呀」，葦塘中的賊人中鏢栽倒，滾下了木樁，掉在葦塘的泥窪中了，崩得泥水四濺。賊黨立刻把中鏢的同伴救起來。

在這葦塘西北面，相距不過片刻，鐵牌手胡孟剛，馬氏雙雄，小飛狐孟震洋，左夢雲等，俱都抄旁路，繞到這邊來。賊人故弄狡獪，把葦塘的葦草弄得簌簌作響；鐵牌手胡孟剛大叫道：「好賊，都在這裏呢！攻啊！」與馬氏雙雄一齊撲去，十二金錢俞劍平連忙喝止：「胡二弟，別上當！這葦塘不是旱葦子，裏面是泥塘！」馬氏雙雄，胡孟剛急忙止步尋問，湊了過來。俞劍平道：「賊人暗埋梅花樁，想把我們誑下

泥窪裏去。可惜他們梅花樁的身法並不強！」吩咐馬氏雙雄四面兜圍，先把豹黨看住了。「相好的，我看你怎麼走！」胡孟剛恨恨叫道：「快放火，把葦子燒了，看你們怎麼藏！」這是句威嚇的話，却也做出放火的形勢來，不料賊人在內已經看出。

俞劍平喝破賊人的誘敵狡謀，賊人在葦塘中便藏身不固，俞劍平窺定賊蹤，用金錢鏢一枚一枚的打進去。賊人會登梅花樁的果然不多，身法極重，脚步又不能輕，漸次支撐不住。有的把水中木樁登得工夫久了，樁子吃不住勁，似要下陷；有的把木樁登歪了，連忙換樁挪地方。而且賊人設樁誘敵，事出倉卒，所設的樁很少；只在要徑上，選取幾處葦塘，按卦象設了一百二十八棵。木樁也是臨時湊的，長短粗細不齊，乃是賊黨專給自己預備的退路；萬一拒不住鏢客，便可以登梅花樁，穿葦塘退走。所以初設之時，拒敵的意思居多，誘敵的計策還是臨時起的意思。當時胖瘦二酋，和黑衣二伴，未能把俞劍平誘入，忙暗呼同黨，一逕取路退下去。俞劍平緊追不捨；此地葦塘，水坑，土崗，疎林，處處險阻，到底沒有繳住賊人。賊人誘敵之計雖敗，可是抽身逃走，到底很容易的溜開了。却把俞劍平，胡孟剛，馬氏雙雄，朱大樁，黃元禮，孟震洋，石如璋，左夢雲等，溜得圍着葦坑泥塘，繞了好幾圈，仍未把賊堵住。

於是十二金錢俞劍平望影逐賊，恰恰趕到土崗前坡，恰恰前面又阻住一片葦塘。胡孟剛叫道：「俞大哥，這些狗賊們一定又鑽在這里了。」俞劍平對馬氏雙雄道：「二弟，三弟，你們打南繞，我們打北繞。」分成兩面，抄葦坑奔過去；意在追賊，却得與接應之兵相遇。姜金一行本爲接應俞胡，反倒受了俞胡的救應；可是姜羽冲等一陣鼓噪，無形中又替俞胡解了圍。俞劍平立刻健步當先，向姜羽冲等，遙打招呼；鏢行至此，合在一處。

那長衫客飛豹子公然不懼，兀自猛撲姜羽冲。姜羽冲惟恐賊人無法無天，傷了奎金牛金文穆，正在破死力牽掣長衫客。長衫客無意傷人，只不過故意張皇，要牽制鏢客，好容自己人退去。當下，智囊姜羽冲力拒長衫客；俞劍平急抄土崗，斷賊退路。各路鏢客漸次聚在一處，勢力愈形雄厚；賊黨却散分成四五堆

，往來亂竄，不時出沒於林崗葦塘中。鐵牌手胡孟剛連聲呼叫：「劫鏢的正點在這裏，穿長袍的就是；相好的，往這邊攆啊！」衆鏢客聞聲歡呼，越發奔長衫客一個人撲來。……

突然聽疎林吹起胡哨，聲調尖銳而嘹亮，似有三四隻胡哨同時吹響。鏢客愕然，不知賊人又弄甚麼詭，復疑賊人又來增援。那知散奔各處的羣賊驟聞哨聲，刷地退去。這一次退得極神速；但見人形亂竄，不一刻，羣賊合成兩路，由胖瘦二老人率領，衝奔土崗西北角而去。鐵牌手大聲呼道：「飛豹子不要走！」但是飛豹子並沒有走；那長衫客飛豹子和兩個穿夜行衣的賊人，方在落後力戰。衆鏢客都奔長衫客；長衫客展迅快的身法，引得衆鏢客跟他東一頭，西一頭亂跑。忽然間，長衫客及其同伴，竄到泥塘邊，短兵刃一舉，要來攻打陷入泥塘的金文穆，李尙桐。姜羽冲隻身單劍，遮攔不住三個敵人，情形危急，連聲招呼：「俞大哥快來，金三哥陷在泥塘了！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正搶土崗，遮截羣賊；不道長衫客真假假，竟要戕害金文穆，兩個夜行人也來傷李尙桐。衆鏢客明知賊人使得是牽制之計，無奈賊黨「攻其所必救」，「救友」總比「追賊」急，剛剛搶上土崗的人還得奔下來。十二金錢恨極，如飛鷹掠空，竄到長衫客背後，厲聲叫道：「飛豹子，我俞某今天一定要跟你見個起落！」刷的一劍砍去。

這地方就在泥塘邊。那阮佩章正像放風箏似的，扯着飛抓，牽着落塘的金文穆，往外拉竟拉不動；只於牽扯着，不致金文穆再往下陷落罷了。猛聽後面長衫客陰幽幽的一聲怪笑，道：「相好的，怎麼你是釣魚，還是釣王八？拉皮條，還是拉牽？」冰涼的鐵菸袋桿隨着話聲，嗤溜的打到阮佩章的脖頸上。阮佩章吃了一驚，手一鬆，回手掄刀。他那里是長衫客的對手？胳膊才一抬，覺得肩後「環跳穴」一陣發麻，咕登一下，吧達一響，人和刀齊倒在地上。姜羽冲大吼一聲，掄劍來救；一躍兩丈多，人未及到，劍直劈出來。姜羽冲的劍快，還不如長衫客的手快；只見他一伏身，立刻抓起阮佩章，回身一掄；厲聲叫道：「你砍！」姜羽冲吓得拚命往回收招，這劍才未斫着阮佩章。那兩個夜行人就勢竄過來，把姜羽冲擋住。衆鏢

客大駭；雖未看出危急，却已聽見阮佩章的呼聲，立刻紛紛撲過來。

阮佩章被長衫客摺脖頸，抓腿腕，掄了起來。衆鏢頭一齊猛衝，都不敢下手，有的掏出暗器來。長衫客似旋風一轉，狂笑聲中，阮佩章失聲大吼。立刻，黑忽忽像球似的，被長衫客喝一聲：「去你的吧！也喂王八去吧！」嗖的被拋向泥塘，恰落到金文穆失陷處的旁邊。阮佩章却也了得，未容身落實地，懸空一翻，這才頭上腳下的落下來。泥塘濫泥很滑，撲察的落下來，泥水四濺；阮佩章趁勢「鯉魚打挺」，往起一掙，那裏掙得出？撲察又一響，重復陷在濫泥之中。渾身濕淋淋，不亞如落湯雞，頭面上盡是污泥臭水；掙扎着露出上半身，下身也陷入泥中。金阮二人做了夥伴，恨罵道：「飛豹子！你這老兇蛋，好損！」

泥塘邊發出得意的狂笑。長衫客傲然揮動短兵刃，尋敵而戰。衆鏢客譁然大罵，首先竄過來的是岳俊超，屠炳烈，歐聯奎；跟蹤而上的是馬氏雙雄和左夢雲。長衫客像蝙蝠似的，在鏢客羣中飛騰亂竄。夜暗星黑，人都攢聚過來；鏢客的暗器不敢輕發，恐傷了自己人，只舞動兵刃，尋攻這隻長衫客。鐵牌手胡孟剛大聲吼叫：「這是飛豹子，這是飛豹子！」長衫客猛勇應戰，厲聲回答：「就是飛豹子，又待如何？姓胡的，招傢伙！」鐵牌手胡孟剛如飛奔來；長衫客抖手發出一鐵菩提，胡孟剛伏身急閃，險被打著。

這時節，十二金錢俞劍平已從土崗竄下來；利劍一揮，從背後掩到，振吭呼道：「呔，豹子，看劍！」未肯暗襲，先叫一聲；刷的一劍，照敵後心擲來。長衫客肥大的衣袖袍襟一閃，一個「盤膝拗步」，反圈到俞劍平右側；左手駢雙指，照俞劍平的左「肩井穴」便點。俞劍平一劍擲空，劍招倏變；未容得長衫客二指點到，青鋼劍順勢往上一撩，「太公釣魚」，反挑敵人左臂。長衫客往右擰身，「龍形飛步」，嗖的如一隻巨鷹，竟從俞劍平右側竄出。脚未沾地，屠炳烈一個剪步撲到，「擣頭蓋頂」，掄刀就剝。岳俊超劍訣一指，也從左側急掩過來。

長衫客一聲狂笑：「來得好！」鐵菸袋陡然上翻，噹的一聲，如虎嘯龍吟，正兜在屠炳烈的刀上，頓時火星四濺。屠炳烈吭的一聲，右臂隨刀風往後一落，身軀不由的半轉，手臂頓然發麻。長衫客鐵菸袋「

順水推舟」往外疾送，正點屠炳烈的「氣門穴」。屠炳烈自恃有鐵布衫橫練的功夫，冷笑道：「飛豹子！別人怕你點穴，爺爺……哎喲！」咕登一聲，應手栽倒在地。他只恃鐵布衫不怕點穴，却仍有十二道大穴擦不住重手；這一下比別人傷得更甚，頓時倒地不能動轉！

岳超俊，歐聯奎大驚；刀劍齊到，拚死應援過來。長衫客振臂大吼，飛掠出兩三丈外。俞劍平運太極行功，往前作勢，雙足努力，也一掠三丈，飛追過來。劍往外斜遞，身隨劍走，身劍相合，一縷青光，追到長衫客的背後。眼看劍鋒直取長衫客的「魂門穴」；長衫客忽然「怪莽翻身」，往回一轉，鐵菸袋「金雕展翅」，驟往俞劍平的劍身上崩碰，喝道：「撒手！」用了個十二分力量。俞劍平沈着應戰，青鋼劍疾往下沈，隨即往外甩腕，「螳螂展臂」，劍鋒下斬長衫客的雙足。冷然說道：「不見得撒手，看招！」

長衫客的鐵菸袋儘管迅如電火，到底未能砸着俞劍平的劍；俞劍平的劍不但撒回去，又立刻發出來。長衫客道：「嚇嚇！好快！」心中也自佩服。肩頭一動，騰身躍起，「刷！」縱出三四步；長袖飄飄，往下一落。俞劍平一聲怒叱：「飛豹子，你接招！」緊跟長衫客的飛縱身形，同時飛起，同時着地。相隔四五尺，俞劍平就右脚一點，身形往前探，用「猛虎伏樁」，青鋼劍猛戳敵人的肩梁。長衫客也正殺腰下勢，微側着半轉身軀，已瞥見俞劍平追蹤掩擊，勢猛劍疾，劍風已劈過來；却又鏗的一聲，一枚金錢鏢已應手發出來。長衫客回身一擋，右手短兵刃架劍，左手鹿皮套捉鏢。而同時，岳超俊的劍也扎到。那一邊，馬氏雙雄揮雙鞭，胡孟剛搖雙牌，把長衫客的兩個穿夜行衣的同伴緊緊裹住；歐聯奎把屠炳烈救起。惟有智囊姜羽冲，插利劍，收判官筆，急展飛抓，招呼鏢行，一齊用力；割草的割草，墊道的墊道，遞抓的遞抓，百忙中合在一起，來搭救陷落泥塘的金文穆，李尙桐，阮佩章。

豹黨那邊，繞林，登崗，越泥坑，穿葦塘，人已退去一半。長衫客戰到分際，飛身旁竄，跳出圍外；眼光只一繞，看清敵己的情形。葦塘中銅笛又連聲急嘯；長衫客這才雙足一頓，「燕子三抄水」忽然撲奔雙雄這邊。俞劍平叱道：「那裏走！」跟蹤趕過來。長衫客立劃右腳點地，身軀斜轉，一對豹子眼閃閃

放光，分顧前後。頭一扭，「犀牛望月」，亮開了發暗器的架式，鐵菸袋早換交左手。這時候馬氏雙雄正和胡孟剛，率三五個鏢客，把那兩個夜行人圍住。長衫客猛喝道：「哥們，走！」右臂陡然一揚，數粒鐵菩提照胡孟剛，馬贊源，馬贊潮，九股烟喬茂，左夢雲，小飛狐孟震洋，歷落發出去。

孟震洋眼快，急呼道：「留神，豹子來了！」鐵菩提如流星亂迸，衆鏢行急閃。長衫客又喝：「快走！」那兩個夜行人趁勢拔身而退，也掏出暗器，且打且逃。黑影中，衆鏢客大呼：「豹子在這裏呢！」竟全都放鬆他賊，重復撲奔長衫客。長衫客如飛的退走，衆鏢行連喊：「截住他！」十二金錢俞劍平道：「不要走！」從迎面截過來，兩個人正打對頭。

俞劍平橫身扼住退路，長衫客拋身反走，却又止步。俞劍平利劍一揮，刷的竄過來，猛如飛虎，脚才落地，劍已劈出。那長衫客暗捻三粒鐵菩提，微微向旁一閃身，讓過利劍，三顆暗器抖手照俞劍平打來。黑影中，鐵菩提刷的一響，分上中下三路，同時發出；相距極近，手揮即到。這跟錢鏢的「迎門三不過」，是一樣打法。俞劍平不敢用鐵板橋的功夫躲，恐怕爲敵所乘；急展右臂往外一揮，左手往上一抄；身形不動，只聽得噹的一聲響，奔中盤下盤的兩粒鐵菩提，同被青鋼劍打落地上；右手同時也把奔上盤來的一粒鐵菩提抄住。立即甩腕子，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」原個鐵菩提翻回來，嗖的一點寒風，斜打到長衫客的「竅陰穴」。長衫客往左斜長身，往外滑右腳，鐵菩提刷的擦着額角過去。長衫客急斜身形，用雙手發暗器，從腋下刷的又打出一粒鐵菩提。這顆暗器力大勢急，竟取十二金錢俞劍平的「聽會穴」。十二金錢俞劍平聽風辨器，急往前一栽身，又猛然一抬頭，青鋼劍閃閃吐寒光，驟往外一削。扁劍身，揚劍尖，鏗的一聲，把這粒鐵菩提反彈回去。

長衫客一面拒敵，一面四顧；見隨已斷後的兩個夜行人，已逃入葦塘，他便不再戀戰。當此時，葦塘中銅笛颼颼，嘯聲愈急；崗下塘邊，盡騰了鏢行。不過夜色深暗，人影亂閃，只有長衫客心中有數，鏢行却還不十分明白敵已退淨。衆鏢客救人的救人，搜敵的搜敵；夜影中，長衫客直如一條怪蛇，從鏢客人叢

中，一路急駛，搶奔土崗。十數個鏢客打頭碰臉，竟沒有截住他。忽然間，長衫客又一轉，抽身回退；竟從孟震洋，左夢雲身邊竄過，一溜黑烟似的，又撲到葦塘邊。小飛狐孟震洋，左夢雲，石如璋，大叫一聲，急急的掄兵刃來截堵。左夢雲掄太極棍當先便打，被長衫客突然進撲，鐵菸袋反點到面門「神庭穴」。左夢雲拖棍急退，孟震洋利劍一挺，「斜切藕」照長衫客肩頭便刺。長衫客倏又一撲，閃過了劍；鐵菸袋往下一顛，叮噹一聲，孟震洋的劍幾乎脫手。石如璋揮刀繼上；鐵牌手胡孟剛大叫着，舞雙牌趕來。馬氏雙雄大罵：「好大胆的豹子！」竟敢把一羣鏢客看成無物，在衆人中往來狂奔，如入無人之境似的；二馬怒焰飛騰，雙鞭一掄，便來雙戰敵人。長衫客過於厲害，又會點穴，又會發暗器，遠攻近攻，都得格外當心。二馬剛往前進撲，還未及接近，便被他突然一揚手，發出來一對暗器；二馬連忙閃開。十二金錢俞劍平跟蹤衝到，凝神注目，從亂竄的人影中，辨出敵人來；喝一聲：「呔！」身劍並進，迫至敵前，刷的劈下一劍去。

長衫客一見俞劍平到，突然的騰身飛縱，翩若驚鴻，復又搶奔葦塘。胡孟剛，孟震洋恰在塘邊，各展牌劍，就要窮追入塘；姜羽冲正忙着救人，忽一眼瞥見，急急叫道：「那是誰？留神別追！」急叫聲中，長衫客已輕登巧蹤，躍上了泥塘水窪；孟震洋冒冒失失，仍要跟追；姜羽冲大驚，連聲喊叫：「別追別追，那是陷坑！」孟震洋已一脚踏入泥水中，被他急竄退出。長衫客放聲大笑着，輕踏木樁，馳入葦塘之中了。他的同伴也有十數人，先時遁入；只聽得蘆葦搖曳，瑟瑟作響，偶爾夾雜着三聲兩聲的侮謔笑聲。賊人走了！

第五十三章 巧植梅花樁大豪競渡 輕揮吳鉤劍蘇老凌波

衆鏢客三五成羣，倏的奔湊到淺塘邊。百忙中，姜羽冲只叫出「陷坑」二字，大家都往陷坑這一面想

；一個個繞塘而走，搜尋暗坑。想：「就有陷坑，賊人能走，我們就不會陷下去。」他們再想象不到，賊人在泥塘裏，竟是暗擺着梅花樁。這梅花樁非有絕頂輕功，不能在上面游走。俞劍平，姜羽冲等雖已猜知賊人的詭計，心中也很驚訝，怎麼賊人個個都會走梅花樁呢？却不知泥塘內的百十棵梅花樁，長短不齊，粗細不等，而且栽的深淺也不一律。雖按梅花樁的擺法，却在水窪中另有捷徑，搭着跳板；四通八達，設着粗而穩的木樁，只要稍會提縱術的，都可登樁飛渡。另在實樁旁，虛設着許多浮樁，把人引到絕地，只要一登便倒。這些浮樁本非比武用的，更非拒敵用的，乃是飛豹子用來騙阻追兵，便利撤退而設的。

葦塘淺岸，鏢客們越聚越多，紛紛繞尋，互相指問：「那裏有伏樁？那裏有陷坑？」忽然間，馬氏雙雄瞥出幾根木樁，露出水面尺許來長，只是與短葦混雜難辨。二馬頓時大吼道：「這裏有木樁！狗賊登着這個進去的！」

長衫客輕登巧竄，沒入葦叢；猛然間又登着梅花樁。探頭出來，面對二馬，縱聲高笑道：「不錯，這裏是有木樁，算你有眼睛！朋友，你可以上來玩玩麼？」往水裏一根木樁上一跳，「金鷄獨立」，右足着樁，左足輕提，把全身現出來；昂首四顧，旁若無人。一眾鏢客譁然大叫，刷的一陣暗器，奔長衫客亂打出來；只聽叮噹，噹啷，長衫客舞動短兵刃，把暗器一一打飛。然後翻身一跳，跳到水塘深處，距岸數丈，暗器打不着了；然後冷笑着譏諷道：「相好的，這就不够格了！亂打暗器，有甚麼意思？喂，俞大鏢頭，何不請上來溜溜？還有姜大劍客，久仰你是銀笛晁翼的高足，你也可以登萍渡水，往我們這架現搭的浮橋上走走麼？」

此時智囊姜羽冲正在打疊精神，割亂草，墊泥灘，搭救奎金牛，李尙桐，阮佩章三人；另有幾個鏢客幫着他。在長衫客現身處的塘邊，聚着馬氏雙雄，鐵牌手胡孟剛，單臂朱大樁，飛狐孟震洋，一羣鏢客；和九股烟喬茂，沒影兒魏廉，鐵矛周季龍三個嚮導。長衫客鶴立水上，仍在公然叫陣：「喂，俞大劍客那裏去了？怎麼着，聽見沒有？可肯上來麼？」一眾鏢客一陣傳呼，十二金錢俞劍平如飛的來到水窪前面，炯

炯雙目，忙將水面的形勢一看。

十二金錢生平倒也練過輕身太極拳，也走過青竹椿，只是多年未用；也不過是在平地上立椿，在白晝蹈行罷了。像這泥塘木椿，又在黑夜間，又且敵暗我明，若果走上去，分明吃虧上當。若不上去，又明明教敵人較量短了。俞劍平哼了一聲，叫道：「朋友，不要張狂！你等着吧！」立刻的左手將劍訣一指，右手把利劍一提，抱元守一，凝神一貫，雙眸精光往泥塘上一瞬，頓時將長衫客落腳處的部位認準。但是木椿的部位被葦草混淆着，只能看出近岸浮出水面的幾根來。俞劍平心中爲難，事迫臨頭，不能不冒險；於是一作勢，便要飛身上椿。

忽然，馬氏雙雄叫道：「俞大哥，你要作甚麼？」一把將俞劍平扯住；鐵牌手胡孟剛，歐聯奎也趕過來，一齊攔阻道：「大哥，大哥，你素日把穩，怎麼今日竟要受賊人的騙？你一個人上去，就不怕他們暗算麼？」俞劍平未及答言，長衫客哈哈大笑，把雙掌一拍，劈拍響了兩聲道：「鏢行朋友，不要小瞧人！這裏只有我一個人，還有兩個夥伴。我們決不在暗處，暗算你們，我們也不像你們亂發暗器。我說，俞大劍客，胡老鏢頭，還有姜大劍客，我們就只三個人，專請你們三位。誰要是施暗算，發暗器，誰是匹夫。我在下受朋友的邀請，單要會一會俞姜胡三位高賢；別位武林朋友，我們改日再會。請上來吧，三位！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怒生兩脇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們不必說大話！你們是三位，我們這邊對不住，就只我俞某一人，要會會你們三位高賢。你們三位有這等好功夫，請報個萬兒來！」長衫客仍然怪笑不答道：「算了罷，俞大劍客怎麼又把話說回來了；我乃是無名小卒，給人幫忙抱粗腿的。」

俞劍平心知胡孟剛不會梅花椿，姜羽冲雖聽說練過，無奈這乃是凌椿鬥，萬一失足，一生威名掃地。俞鏢頭因此把牙一咬，自己一個人應承下來。鐵牌手胡孟剛在旁聽得真切，心中慚愧，急得大叫道：「好你個飛豹子，不要胡吹！你左騙一回人，右騙一回人，你說的話還不如屁響。我們就上了木椿，你不過輸了一跑。閒話少說，你敢賭輸了不跑，把鏢銀交出來麼？」賊人不答，只是狂笑；轉向俞劍平叫道：「俞

大劍客，我只問你，一個人真敢上來麼？」

智囊姜羽冲在那邊，也聽見賊人指名叫陣，要他登木樁；他固然不肯示弱，無奈救人要緊。現在割草墊灘，忙得剛有頭緒，這也要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，才能把金文穆救出來。賊人指名叫俞胡姜三人上樁，現在只有俞劍平一人可上。俞劍平把劍一領，就要單人獨闖；却把蛇焰箭岳俊超惹得動火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狗賊，你又要誑騙人！你倚仗一片臭水坑，幾根木頭樁，就想逞能麼？看箭！」砰的一聲，把蛇火箭發出去，刷地一道光焰，照得葦塘霎時一亮。衆鏢客歡然大叫：「對！快拿燈來吧。」賊已退淨，不怕他打燈亮了。立刻提過來數盞孔明燈，把燈門打開，發出一道道黃光；雖然看不清泥塘內的虛實，可是塘外浮出水面的木樁已無遁形。單臂朱大樁突然逐燈亮過來，厲聲叫道：「俞大哥，來來來，我單臂朱大樁微能末技，我願替我們胡二哥上樁走走。」

俞劍平回頭一看大喜，他倒聽說朱大樁也練過這種工夫。朱大樁會而不精，若不借火亮看清情形，也還在猶豫；於是跳過來，和俞劍平駢肩而立。俞劍平未從登樁，先退後數步，暗暗向身旁馬氏雙雄，關照了幾句話；二馬點頭會意，急急的轉告其他鏢客，又急急的握着鞭，袖藏暗器，以防賊人意外的詐謀。然後俞劍平來到朱大樁身邊，一拍肩說道：「朱賢弟，你稍後一步，你我不可駢肩齊上；要一先一後，互相策應著。」這才重凝浩氣，目閃精光，把利劍一展，脚尖點地，施展開「蜻蜓三抄水」的絕技，認定塘邊一根木樁，嗖的一聲，輕輕奔騰上去。真個是身輕如葉，往上一落，右足單找木樁；却才脚尖一點木樁，覺得木樁微微一幌，立根處竟然不穩。反觀對面敵人，長衫客在那邊木樁上，站了好一刻，不倒樁，不換勢，他竟安若泰山！

十二金錢俞劍平毫不介意，仍輕身提氣，預先尋好了前躍旁竄的木樁。燈影中認清樁高樁低，樁粗樁細，只覺得脚下這頭一根樁似往外滑。却仍不肯挪地方，立刻「金雞獨立」，把身子一展，這根要傾側的木樁竟被他凝住。那邊單臂朱大樁，也將單臂一張，提着左臂刀，叫道：「朋友，我可要上樁了；要發暗

器，可就是這時候！」這一句話罵人不帶離字。於是朱大椿也輕輕一躍，登上木樁。

塘前坡上，閃閃著孔明燈一道一道的黃光；在俞劍平朱大椿身後，一左一右兩道光；另外一道光照射敵人，直投入葦塘。夜暗天黑，這三道黃光不啻暗室明燈，給鏢行添了不少的聲勢，減去不少的危險。那一邊，姜羽冲身旁也有兩盞孔明燈，照耀着救人。飛抓已抓牢了金文穆和阮李二人；鐵牌手胡孟剛奔到這邊來，插牌握抓，和兩個少年鏢客，拔河似的，兩手揪着一個人。在泥灘上高墊草捆，鋪成草橋；姜羽冲挺身踐草，先搶救陷溺最深的金文穆。金文穆像泥猴似的，居然被拖出來；抓着姜羽冲的手，嚙隆的一竄，身登彼岸。姜羽冲却被他這一帶，腳下的草捆直陷下去兩三尺深；泥水橫流，沒過腳脛。姜羽冲就百忙中一提氣，飛身躍上旱地。還有阮李二鏢客，竟不能就勢拖救，至少須重墊一回草。

九股烟喬茂，歐聯奎，于錦，趙忠敏，葉良棟，時光庭，凡是用刀劍的鏢客，一齊動手割野草，再打捆，再往泥塘裏投下去。金文穆已出陷溺，渾身都是臭泥，氣得不住口大罵。胡孟剛不嫌髒，挽手道勞道歉，忙給金文穆脫衣；各人撤出衣衫來，給他換上。只有兩隻泥腳，重有十六斤二兩五，滿靴口都是泥漿，一時沒處替換；竟脫下來，只穿着光底泥襪子。金文穆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不住口罵街。——姜羽冲緩過一口氣，忙着再救阮佩章，李尙桐。

當下，十二金錢俞劍平和單臂朱大椿，一先一後，登上了木樁。葦塘中敵人那方面，只有長衫客往前一探身，揮手中短兵刃，叫道：「好！俞大劍客的功夫果然不同平常，請上招吧！」葦草窸窸的一響，忽又另現出兩條人影來，各登一根木樁，竟候鏢客們來攻。

俞劍平輕身提氣，由第一根木樁，往前一竄，輕輕落到第二木樁上。這第二木樁比第一木樁更不穩；單腿才往上一落，立刻樁身一傾。俞鏢頭便知這根木樁不能着力，忙運丹田之氣，往右腿上一貫，氣復往下一沈，一提；脚尖用力一登，身軀騰起，腳下這根木樁竟往淤泥中倒去。但是俞劍平已飛落到左邊第五根樁上，離長衫客只隔著一樁；頓時「寒雞拜佛」，青鋼劍往外一展，喝聲：「朋友你接招！」劍鋒直奔

長衫客的中盤，用的是虛實莫測的招術；雙雄就在梅花樁上開了招。

長衫客登樁待敵，一見劍到，急凹腹吸胸，往回一縮；俞劍平的劍尖差半寸沒得挨着身。隨將手中的鐵袋袋往下一壓，雙臂分張，向外一展；「蒼鷹展翅」，袋袋鍋甩打十二金錢的「丹田穴」。燈影裏，十二金錢俞劍平見劍走空招，敵招反遞過來，忙分左脚，往旁邊木樁上一跨，跨出六七尺。右足一蟠，左足登樁，順勢將劍柄微提，劍尖下垂，刷地往左猛掛長衫客的兵刃；長衫客驟然收招。俞鏢頭不容敵招再變，身形左俯，左手劍訣上指，指尖直抵左額；右腕倏翻，「金龍戲水」，青鋼劍直如電掣般猛奔下盤。長衫客喝道：「好快！」騰身湧起，斜身下落，如饑鷹撲地，斜落向後側第七根木樁。脚尖一找樁頂，俞劍平跟蹤追來。長衫客濃眉一挑，嗖的又竄起來，却將脚尖用力一登，另換了一根樁，急回頭伺敵。孔明燈光一閃，俞劍平果然跟蹤又到；不想迎面木樁已被敵人登歪，才往上一躍，險些落水。急急往旁一閃，嗤溜的一聲，木樁倒了；十二金錢早躍在另一根樁上，單足鵠立，如金蜂戲蕊，幌了又幌，可是到底沒有掉下來。俞劍平和長衫客一照面，是三招兩式；那單臂朱大樁早已攝氣雀躍，奔上水窪；連點四根木樁，試出這水上短樁，決不容反覆點踏，只宜一掠而過。孔明燈從背後射出黃光，給他開路；葦叢中也燈光一閃，奔來兩個敵影，各揮兵刃，雙戰單臂朱大樁。朱大樁側目打量來人；一個是四十餘歲的中年，手提一柄三梭透甲錐，三尺來長，瓦面如鑊，頭尖似鑽；另一個年約三旬，身形瘦矮，手提一對外門兵刃青鋼日月輪；只看這對兵刃，就知是個勁敵。單臂朱大樁一顧左手雙龍折鐵刀，往前復一縱身；連躍過三根木樁，趨近使錐的賊人的面前。右腳點穩了，喝道：「朋友，你們有多少人，儘管上！姓朱的大江大浪，還見過許多，沒把你們這點陣式放在眼裏。朋友，你就一齊招呼吧！」話方脫口，往前一探步，左腳一找木樁，照那使三梭透甲錐的，攙頭蓋頂就是一刀。雖是左臂刀，却是力大刀沈；往外一撒招，挾着一股勁風劈下來。

那使日月輪的賊人脚登木樁，巍然不動；使透甲錐的却上前迎敵；一見刀猛，不肯硬接硬架；往旁一

閃身，讓過刀鋒，三梭透甲錐「巧女穿鍼」，照朱大樁胸膛還扎。單臂朱大樁往左一跳，左邊木樁噴的斜下來，朱大樁急急又一跳，跳到另一木樁上；聽背後風聲撲到，一個翻身反臂，疾向賊人斜肩帶背的劈去。敵人竟往下一塌身，縮項藏頭，刀鋒倏的擦頭皮過去。賊人往起一長身，三梭透甲錐「橫掃千軍」，復照朱大樁的下盤掃打。朱大樁腰上一覺勁，嗖的又竄到另一根木樁上；却在抬腿時，把腳下木樁使力一登。身移別樁，凝身不動，喝道：「相好的，你來！」那賊人剛才輸了一招，不由動怒，竟跟蹤踏樁追來。不知這木樁已被朱大樁登活盪了，不由身形連幌，急急竄過三根木樁，才得穩住身法。朱大樁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的身法，還要擺梅花樁的陣勢，不怕丟人麼？」那使日月雙輪的叫道：「不要張狂！」竟一輪兵刃，與同伴來夾攻朱大樁。朱大樁應付一賊，綽有餘力；照顧兩敵，便覺閃架不迭；只可連連換樁，閃展騰挪。但是賊人連連換樁，並不要緊；鏢客連連換樁，可就險得很了。木樁有穩有不穩，賊人有時還認不準，鏢客犯險試踏，倍見岌岌。朱大樁連跳數處，幾乎樁倒身陷。多虧岸邊鏢客用孔明燈照着，多少看出一些虛實來。饒這樣，仍苦應付不暇；朱大樁被二賊雙雙纏鬥，十分急迫。那一邊，俞劍平和長衫客一味油門，未分勝負。

俞劍平一起初，連點六七根木樁，只覺脚下岌岌可危；立刻改攻爲守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登定一根實樁，任敵人左右衝擊，一味堅守不動；敵人的兵刃打到，只揮劍抵攔。長衫客屢從浮樁上誑招誘敵，俞劍平不肯上當，決不追趕。長衫客正想改計決戰，俞劍平忽一張目，看見朱大樁那邊吃緊，自己再難袖手；急急拋敵登樁，奔過去接應。這長衫客怪笑一聲道：「別走！」刷地一竄，快似飄風，追趕過來。俞劍平只得却步凝樁，回身應戰。敵人來勢很猛，俞劍平恰往旁邊木樁上一跨，喘溜的一下，木樁被登倒，看看要掉在水裏。十二金錢俞劍平二目一張，雙臂一抖，忽地作勢，順勁往左邊木樁跳去。這長衫客好不猜險，竟搶先一步，把俞劍平要竄過去的那根木樁佔住。俞劍平腳下木樁已倒，前竄無路，旁跨又隔離稍遠；後面雖有木樁，却沒有反顧之暇。到此時，俞劍平急運太極門的氣工，提起一口氣，倒背身，往後一

擰。就着擰身之勢，把身形縱起來，一個「野鶴盤空」，倒翻回來；眼尋木樁，身往下落，剛剛着落在後面木樁上。同時撲察一聲，把先前那根木樁登在水中了。那長衫客振吭喊了一聲：「好輕功！」嗖嗖的追蹤過來，道：「俞鏢頭，腳底下穩着點呀，木樁沒多大勁！」

長衫客踏瑕抵虛，總想把十二金錢閃下水去才罷。手中短兵刃一揚，趁着俞劍平身形乍穩，鐵菸袋鍋探出來，點打俞劍平的後背。俞劍平被敵譏笑得十分難堪，含嗔冷笑道：「朋友，休要張狂，落下樁才見輸贏！俞某今夜不跟你閣下見個強存弱死，不能算罷！」腳下輕輕一點木樁，往旁一轉身，把鐵菸袋讓開。左手劍訣一領，青鋼劍才待發招還擊；那長衫客陡然往回一竄，連躍出四五根木樁，方才站住。忽聽他冷然發話道：「這又是那位高人？」說話時，眼向東北面葦塘尋看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也不禁愕然側目。突然聽東北面蘆葦刷啦的一分，立刻湧現出一個人。這個人長身扎臂，手挺一把吳鉤劍，用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，倏然從葦草叢中冒出來，輕輕一落，落在長衫客與俞劍平的當中。脚找木樁，單腿擬立，劍往懷中一抱，厲聲道：「俞賢弟，給我引見引見，那一位是刀劫二十萬鹽鏢的好漢飛豹子老英雄？我夜遊神蘇建明，要會一會高賢。」說罷，坡上的孔明燈已然對他照來，跟着土坡上起了一片歡噪之聲，齊叫道：「蘇老英雄來了，那個穿長衫的就是飛豹子。」

蘇建明往坡上一看，道：「嚇，衆位都在這裏了？」一扭頭，把長衫客釘了一眼，又把圍攻朱大樁的兩個賊黨看了看；單足輕點，往前挪了一根樁。蘇老英雄重擬雙眸，把長衫客上下打量，捋鬚笑道：「你！豹子頭，豹子眼，赤紅臉，鐵菸袋桿，不錯不錯，久仰久仰，你就是飛豹子！飛豹子，我老夫乃是三江夜遊神蘇建明。想當初老夫年青時，也會走南闖北，浪蕩東西，却恨緣法薄，眼皮淺，沒有和你閣下會過面。想不到今日幸會，使我老蘇垂暮之年得遇名手，真乃是一生幸事。噫，你手裏使的是甚麼傢伙？哦，原來是外門兵刃，鐵菸袋桿。我聽說你會用鐵菸袋桿打穴；現在，你閣下又擺這梅花樁，真乃多才多藝，可欽可佩。綠林中竟有你這位名人，蘇某居然不認得，真是眼拙之至了。聽說你老兄一手劫取二十萬鹽鏢

，還不肯埋頭一走，居然傳下綠林箭，定了約會，教我這幾個兄弟在這鬼門關與你相見。以武會友，足見你閣下英雄作事，不肯含糊；只可惜這鬼門關犯了地名，好像不大客氣似的。只不過這鬼門關，到底不知是誰的關？我蘇建明外號夜遊神，夜遊神在鬼門關前闖關，倒也有趣得緊！」將吳鈞劍一指，道：「呔，飛豹子，請過來！」

長衫客乍見蘇建明，不由一楞；聽完了這一席老賣張狂的話，怒目一釘，旋即桀桀的大笑數聲，道：「我倒不認得你這位夜遊神！我乃是山雀子裏的土包，只聽說江南有個十二金錢，沒聽說這麼一個夜遊神；足見我井底之蛙，少見多怪。你既要替俞大劍客壯腰子出頭，足見你家門有種，就請你趕快上場。可留神老胳膊老腿，掉下來，沒地方給你洗澡換衣裳。」話都够挖苦，蘇建明只當耳旁風，哈哈笑道：「手底下見功夫，爺們沒給你比舌頭！來來來，咱爺們湊合湊合吧。」兩個人立刻往一處湊。坡上的孔明燈閃閃照後，給蘇老英雄照亮；蘆中的燈也照上照下，給長衫客增光。

蘇建明這一上場，旁人都歡喜，俞劍平和姜羽冲都怙悛。蘇老武師本是責在留守店房；集賢客棧房間內，雖然沒有甚麼要緊的東西可守，但有海州派來的兩個捕快。這兩人固然不是甚麼要緊的人物，究竟是奉官調派的官差。倘若賊人狂妄大胆，真個的從捕快身上出點岔錯，莫說殺官如造反，就讓兩個公差也教賊人擄走，那案情便要更熱鬧了。這一番赴鬼門關踐約討鏢，兩個捕快本要跟來，俞姜二人尚不放心。故此在店中留下鏢客，名爲留守看「堆」，實在專爲保護這兩個累墜物。但是，蘇武師現已露了相，別人只顧歡喜，可以搶上風，與賊賭賽樁花樁了；俞姜二人却心中一動，這老頭子只顧來湊熱鬧，可把兩個累墜物收藏在那里呢？閃眼四顧，不見吳張二捕快；兩人心中打起鼓來，可是現在又不遑明問。俞劍平叫道：「蘇大哥，多留神，樁子不穩。店裏怎麼樣了？」

蘇建明哈哈一笑，立刻應聲道：「沒錯，俞賢弟，擎好吧，爺們沒把這陣仗放在眼裏。」究竟蓋是老的辣，不等俞姜明問，復又安慰道：「諸位放心，店裏很消停，有人看『堆』，我把那兩塊料掖起來，放

在穩當地方了。」說完，腳下一換步眼，人老眼不花，立刻往前點過一根木樁，手中吳鉤劍一舉，「舉火燒天」式，向長衫客叫道：「好朋友，上呀！你把我掀到泥坑裏，我立刻回家抱娃娃。我把你請下樁來，沒有旁的話，二十萬鹽幣，一桿鏢旗，請你賞給我。如要是輸招變臉，拔腿一跑，我這個老臉也替你裏面的老娘們躁的慌。」

長衫客雙眼一瞪，忽復大笑，也把手中菸袋桿一舉，也學着蘇建明，亮出一個「舉火燒天」式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年紀大，吃的飯多，可別犯糊塗。鏢銀鏢旗乃是人家飛豹子和十二金錢的賬，我在下和你閣下都是給朋友幫忙的，輸了贏了，只值一笑。你打算要真章，相好的，距此不遠，有個撈魚堡；撈魚堡有個撈魚將。……」長衫客說來說去，又是這一套話；看這意思，不活捉住他們，討鏢事終沒有指望。蘇建明還要說話擠，俞劍平早已大動無名怒火，厲聲叫道：「蘇大哥，你這是對牛彈琴！這一夥朋友一舉一動，把人貶成脚底泥；甚麼道裏的話，他們滿不懂。蘇大哥，只有手底下明白，閒話休同他們講。我和他們鬥了這半夜，他們只和我裝渾！」

蘇建明愕然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長衫客桀桀然一笑道：「真是這話。」

蘇建明立刻一順劍道：「好，打東西！」刷的一縱身，輕如飛塵，飄飄的又從這一樁竄起，到那一樁落下；再往前一進，够上部位。長衫客立刻也把短兵刃一順，叫道：「打！」兩人都穿長衫，長衫飄飄，頓時在泥塘木樁上，動起手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便一伏身，登樁進步，轉奔那使三稜透甲錐的敵人；使錐的敵人還身招架。那使日月雙輪的敵人便一擺雙輪，單釘著單臂朱大樁。到此時，三個鏢客正鬥三個劫鏢賊。

使輪的賊人直揉朱大樁；朱大樁單臂一揮，奮刀相迎。使輪的賊人忽然叫道：「相好的，我聽說白天在雙合店，有一位插標賣首的單臂鏢客，想必就是足下。我今日得遇插草標的高手，真乃幸事，只可惜我

用得是一對輪子，沒有帶着割雞的牛刀。單臂朱鏢頭，你就將就着點賣吧。」

朱大椿勃然恚怒，罵道：「呸，無恥之徒！口舌勝人，看刀！」立刻往前一縱身，單脚登椿，左手照敵人削來。敵人一擺日月雙輪，往上疾迎；一輪對敵，一輪護身，右手輪往外一展，先掙左臂刀；左手輪「孔雀剔翎」，向朱大椿腰部便划。單臂朱大椿斜跨木椿，往左一邁，橫刀撒鑽，往下一沈，犀利的刀鋒倏照敵人的右臂切去。敵人往回收轉日月雙輪，斜身輕帶，右腿後登。點一點背後的木椿；身形旋轉，快似風飄。右腳退回去，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忽復攻上來；右手輪閃一閃，一場腰，下斬朱大椿的雙足，朱大椿右足也往後一跨，脚尖點椿，左臂刀「夜叉探海」，刀尖壓輪刃，刷地抹過來，削切敵手的脈門。賊人忙撒單輪，颯的往回竄退過去，直跳出四五根木椿，凝身立穩。

單臂朱大椿喝道：「別走！」一下腰，腳點梅花椿，身似驚蛇竄，刷地跟蹤追過去。「惡虎撲食」，迫近敵背；「金針度線」，刀點敵腰。一股寒風撲到，敵人早已覺察；只容得朱大椿人到，便左脚一提，右脚一捻，猛翻身，擺雙輪，舌綻驚雷道：「砸！」輪鋒直照朱大椿的左臂刀狠拍下去；這一下拍着，刀必出手。朱大椿這一套左臂「六合刀」削砍攔切，吞吐封閉，運用來深得祕妙。他爲補救單臂的缺陷，運用左臂發招，稍爲含糊的敵人，實在不是他的對手。敵人的雙輪才往外一送，朱大椿早刷地把刀收回來，只一領，刷地發出去；應招換招，迅疾非常。使雙輪的敵人慌忙倒竄，才得躲開這一刀。——朱大椿用刀的手法好，敵人登椿的身法巧，因此兩人打了個平手。但是相形之下，當不得久耗；那敵人大概是初次和左手刀對敵，漸漸的顯出不利來，朱大椿刀光揮霍，專攻敵人的要害；那敵人一味閃轉騰挪，想往浮椿上詭誘這左臂刀，左臂刀不肯上當。

老拳師夜遊神蘇建明，這時和長衫客長衫飄飄，東閃西竄，也打了個難分難解。

老拳師蘇建明年歲高大，身手矯健，梅花椿的功夫更經過數十年的幼工精練，在當時堪稱江南一絕。只見他把吳鈞劍一展，不慌不忙，老眼無花，先把長衫客立身處連釘幾眼；於是劍訣一領，單腿點椿，「

金雞獨立」式一立，喝道：「過來吧，相好的，我這里守株待兔哩！」長衫客喝罵道：「我就打你個老烏龜下河！」脚尖一點，飛身竄起，急急掣電，已撲到蘇建明的面前。往前一探身，鐵菸袋桿「白猿獻果」，當做點穴鈇，向蘇建明的「中府穴」打來。蘇建明身形微幌，上半身僅僅的往右微偏，脚未離樁，略避敵招；吳鈞劍一扁劍鋒，貼敵刃進招，「玉女穿梭」。扎肩頭，划右臂，照長衫客反攻過去。長衫客將短兵刃往下一沈，往回一帶，從左往右，刷地一個「蟒翻身」；脚下輕點木樁，身隨勢轉，「蒼龍盤樹」，掄鐵菸袋桿，鞭打蘇老拳師的右肋。

蘇老拳師單腿立柱，紋封不動，只憑丹田一口氣，巍然矗立於泥塘木樁之上；見敵刃又到，勁風撲來，喝一聲：「去！」左手劍訣斜往上指，右手劍鋒「白鶴亮翅」猛然一撩，刷地截斬長衫客的脈門。這一手險招，况當昏夜木樁之上，真是驚險異常；只爭瞬息的之後，不勝則敗，一敗必危。三江夜遊神却是入老招熟，拿捏時候不遲不早，剛剛湊巧。長衫客本採攻勢，現在反得急救自己這條右膊；全身攢力，急急的往左一傾；大彎腰，斜插柳，硬將撒出去的力氣掙回來；拚得赤面一紅，不由暴怒。蘇建明這老兒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慢著點，這下面是泥塘！」

長衫客如蜻蜓點水似的，避過敵劍；殿的一竄，連越過四根樁，凝身立好。豹子眼閃閃放光，把蘇建明一看；蘇建明依然穩立樁上，身形未動。心想：「想不到這蘇老頭子梅花樁的功夫竟這麼穩！」

長衫客叫道：「老傢伙名不虛傳，來來來，在下再領教幾招！」旋轉雄軀，微提短袍，把衣襟掖了掖；復閃目往四面一看，四面並無異動。然後，奮身一躍，掄兵刃，二番進搏，又搶到蘇建明的左側。鐵菸袋「封侯掛印」往蘇建明「太陽穴」一點，這一招用得虛實莫測，可實則實，可虛則虛。蘇建明展吳鈞劍，「偷天換日」，往上一封，順勢削斬長衫客的肩臂。長衫客不是易與者，這時候含嗔爭鋒，鐵菸袋往上微點，化實爲虛，刷地翻回來；一個「毒蛇尋穴」，嗖的一縷寒風，反打蘇建明的下盤「伏兔穴」。蘇建明撤劍來不及，救招趕不上，「吁」的一聲長嘯，刷地往左縱身；右腳點樁，飛身躍起，直竄出六七尺外

，才躲過這一招。懸身於空中，急急的尋找落脚處；老眼無花，閃眼俯窺，坡上孔明燈也正逐著他的身影而照射；這才輕飄飄，落在另一根木樁上。這個木樁偏偏是浮樁，嗤溜的一聲，頓倒下來。老英雄道得一聲：「好！槽！」百忙中，雙臂一抖，立刻又踏上另一樁。禁不得放聲大笑道：「好損！飛豹子，你真缺德！」

缺字還沒說出口，鐵菸袋陡然乘危急攻，直追到肋下。叮噹一聲響，吳鈞劍劍花一繞，橫劍猛格；長衫客靈地竄向右邊樁。兩人扭項張眸，互相注視；然後脚尖一捻，把身形擰過來；又面對面，各展兵刃，封住了門戶。兩個人都暗叫了一聲：「慚愧，真是險得很！」

第五十四章

登浮萍雙雄齊落水

撒伏陣羣盜驟奔巢

蘇建明和長衫客，略為喘息一下，各各閃目四顧，復又鬥在一處。那邊俞劍平和那使三稜透甲錐的賊人，正打得十分兇猛。

這種三稜透甲錐乃是外家兵刃；會使這種兵刃的，在江湖上寥寥無幾。這對三稜透甲錐，傳自北派拳家神錐路武師的門中，有七十手連環招數。但是三稜錐路家的家傳招數實有八十一手，路武師故意留下十手，決不肯多傳。凡是三稜透甲錐，只此路姓一派，別無外門。這個賊人方在壯年，運用透甲錐，招術頗為熟練。十二金錢俞劍平以奇門十三劍，來應付這透甲錐；一照面，賊人來勢張狂，欺敵直進，錐尖直點俞劍平的胸窩。俞劍平脚登木樁，忙展右臂，揮利劍往外一封，「順水推舟」，截斬敵人的腰肋。敵人一側身，斜點左旁木樁，右手斜帶三稜透甲錐，身形驟轉；刷地掄起透甲錐，斜肩帶臂，猛照俞劍平砸來。來勢太猛，十二金錢俞劍平不敢硬接，按照梅花樁的步眼，一拔木樁，身趨走式，只一轉，轉到身後第六

根木樁上。賊人的三稜錐狠狠砸過來，却收不住勢，急忙一點「拍察」的一聲響，砸到俞劍平先前立身的木樁上。賊人急借勢往斜裏一衝，竄到俞劍平身邊。

俞劍平嗤然冷笑，左手劍訣一領，右手一換青鋼劍，一個「龍形一式」，身隨劍走，劍隨臂揚，「倦鳥投林」，刷地一劍，向敵人腰腹扎去。賊人才提錐挺身，未及進招，俞鏢頭的劍已然挾一縷寒光刺到。這賊人忙用「鐵牛耕地」，三稜透甲錐橫截青鋼劍，想將俞劍平的兵刃磕飛。俞鏢頭劍術變化不測，刷地往回一掣劍柄，猛橫身，明是走勢，似將閃躲；倏然的單足輕點木樁，展「抽撤連環」，不後退而反進攻。竟探身獻劍，直取賊人的下盤，喝道：「看腳！」

賊人募地失驚，奮身一躍，退出三根木樁，身搖步幌，才待拿樁立穩；十二金錢俞劍平挺身一竄，直追過來。喝道：「看背後！」青鋼劍閃閃含光，跟蹤急襲，直追到賊人的背後。賊人越發吃驚，掙命的往旁一拔，連竄出五六根木樁，身形連連搖擺；倖而躲過了劍擊，却幾乎閃落下木樁。吓得頭上冒汗；急急的收攝心神，回身重展雙錐，封住門戶，和十二金錢俞劍平又打到一處。

使三稜透甲錐的賊人雖有獨門外家兵刃，究非俞鏢頭的敵手。並且他的梅花樁的功夫，也只於是湊付而已；僅僅走了這麼十幾招，便連連出險；他實在不是十二金錢俞劍平的對手。所幸者他乃是生力軍，又在壯年，銳氣正盛；十二金錢俞劍平却通宵索敵，連戰七八個賊黨好手，未免筋疲力滯。俞劍平生平以韌字佔勝，錯過是他，換了別人，恐怕早已失腳。俞劍平氣脈悠長，一口劍力戰此敵，一雙眼仍在抽隙四顧，惦記著夜遊神蘇建明老拳師和單臂朱大樁。百忙中，瞥見朱大樁一手左臂刀，把那使日月雙輪的敵人，砍得手忙腳亂，一個勁的往右閃躲；曉得賊人必是初次遇見這左手刀，俞劍平便舒了一口氣，相信朱大樁必不會輸招。再看夜遊神蘇建明，這老人的梅花樁功夫頗擅勝場，而且雙眸炯炯，精明可比少壯，夜遊神的外號就因他夜行功夫強，才得蜚聲三江。如今和長衫客夜戰梅花樁，正是蘇建明最拿手的本領。但有一節，這敵人過強，蘇建明年紀太大，却教俞劍平担心不小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一面和敵鏖拚鬥，一面不住的偷眼照看蘇建明。只見他巍然穩立在水塘木椿上，把那一口吳鉤劍緊緊封住門戶，守多攻少；似一任那長衫客竄來竄去，往跟前突擊；蘇建明一味架格抵擋，輕易不發進手的招術。長衫客登樁猛搏，迅若怒獅；蘇建明揮劍應戰，却穩若木雞。俞劍平看在眼里，心中打鼓；蘇老拳師年高望重，憑他在江南五十多年的威名，實在是只許勝，不許敗，一敗則畢生受辱。俞劍平暗想：「蘇大哥歲數大了，萬一耗時過久，竟敗在飛豹子長衫客手裏；人家是爲自己幫忙，我却敗壞了人家一生的名望，我何顏以對朋友？我無論如何，不該讓他涉險。」思索至此，不由焦急起來。猛然把招術一緊，要將當前之敵立刻打敗，好去接應蘇建明，把他替換下來。並且按理說，這個長衫客是飛豹子，也該自己對付他才對。

於是俞劍平一展進步連環劍，腳點木椿，刷刷的一連兩手，「金針度線」，「玉女投梭」，向那使三稜透甲錐的敵人，狠狠的攻擊過去。敵人應付不遑，往旁一縱，竄退到另一根椿上；俞劍平喝道：「那裏走！」精神一振，利劍急揮，騰身急趕。那敵人回身招架，俞劍平把青鋼劍施展得如龍蛇飛舞，一點也不留情的攻上攻下。敵人吃驚連閃，眼看要敗在俞劍平的劍下；就在這時候，土崗上的智囊姜羽冲，胡孟剛，岳俊超，馬氏雙雄，金文穆，歐聯奎，李尙桐，葉良棟，時光庭，阮佩章，九股烟喬茂，于錦，趙忠敏，黃元禮，石如璋等，已經散布開，分兩路抄過來，竟欲截斷賊人的退路。賊黨由那胖瘦二老人起，和那使桿棒的五賊，使雙槍的二賊，使狼牙棒的二賊，大部已經撤退；忽然又翻回來數人，黑影中連吹胡哨，喊出奇怪的唇典來，催長衫客速退。木椿上臨陣的衆鏢頭，都是老江湖，就是聽不懂，也猜得明白；大家急抄過來。

老拳師夜遊神蘇建明仗手中吳鉤劍，只守不攻，與長衫客滑鬥；忽然窺測出長衫客的用意，見他向那使日月雙輪和透甲錐的兩個同伴連遞暗號，並且張目四望。蘇老拳師哈哈一笑，立刻叫道：「俞賢弟，點子不打好主意，可是要溜！」十二金錢俞劍平怒答道：「不能放他走！」長衫客忽又一聲長笑道：「這可

不見得！」身形一晃，向二同伴一揮手，刷的向蘇建明一攻，又一個敗勢，要走的形勢已然很顯明了。

老拳師蘇建明將吳鈞劍一指，厲聲叫道：「飛豹子，不要欺負我年老！」老字一落聲，吳鈞劍刷的一展，身形掠起，長袍飄飄，如巨鳥似的，登樁斜趨，要攔截豹子。滿想到長衫客必跑，那知不然；手中鐵菸袋一緊，仍然回身應戰。老拳師又哈哈一笑，叫道：「相好的，咱們真打打吧！」

這一回交手，頓形激烈。老拳師三江夜遊神蘇建明陡探攻勢，那把吳鈞劍閃閃劈風，連照長衫客砍去。長衫客嘯一聲，鐵菸管上下翻飛，奮力拒戰。兩個人齊展開梅花樁的身法，忽前忽後，進攻退守，越打越猛；却不聞脚步踏樁聲，也不聞兵刃格架聲。但聽得泥塘之上，兩人的長袍呼呼掠風，兩人的身影往來飛竄。

十數合過去，陡然間，蘇建明，長衫客同時進接，齊聲大喝，道：「下去吧！」燈影一閃，不知怎的，克察的一聲大響，長衫客撲登的落下水去，蘇建明也撲登的掉下樁來。俞劍平大駭，利刃一揮，忙拋敵馳援，却還未奔到，陡然，忽隆的一聲，長衫客，蘇建明剛剛下水，又猛然竄出來。兩個人一齊登樁，一齊後退，水淋淋的渾身是水，幾乎沒了脖！

長衫客大罵道：「媽巴子的！」

蘇建明大笑道：「一鍋煮，有趣得很！」

這一番失脚，是長衫客故意踏歪一根樁，往旁樁一退，打算誑誘蘇建明。蘇建明一步未踏穩，浮樁斜倒下去，就勢一振臂，也往旁樁一退。兩個人爭登一根旁樁；各伸右腳，點佔樁頂，各出一掌，急抵敵人；兩掌相推，頓時一齊掉下水去。却仗著一身輕功，兩個人竟一點塘底，飛身倒竄，重踏上身後的別樁。兩個人的長衫順衣襟，往下滴答水；單足點樁，顧不得身上不好受，只凝眸監視敵人，防備猝擊。燈光影裏，各看見敵人教水浸的模樣，低頭看看自己，俱各禁不住失聲大笑起來；却將雙方的同伴吓了一大跳。俞劍平拋了使錐的敵人，頭一個竄過來。賊黨這邊，那使日月雙輪的，也拋了單臂朱大樁，如飛的撲來。

土坡上，鏢客譁然，持孔明燈上下照射。智囊姜羽冲拔劍上樁，馬氏雙雄的馬贊源衝上來，尋樁繼登，葦叢中，一陣陣窸窣亂響，頓時有兩道火光一閃，刷地也奔出賊黨數人，踏樁增援，上前應戰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急走如風，踐樁搶到蘇建明背後，厲聲大叫：「蘇老哥，上岸歇一歇，小弟我會一會飛豹子的梅花樁！」口頭上似像換手，無形中實要雙戰長衫客，好把他活拿住。長衫客頓時覺察，一聲長嘯。猛然拔身往旁樁一躍，掩護着同伴，再不戀戰，踏着長長短短的塘中木樁，一逕撤退下去。俞劍平，蘇建明焉能放鬆，立刻分從兩面追趕，長衫客竟很快的奔去……

十二金錢俞劍平緊追長衫客，已然將近長衫客的背後，長劍一挺，照後心就刺。長衫客回身一架，奮身一躍，越過了四根木樁，落到退路上第五根木樁。又從第五根木樁，往第六根木樁一跳；從第六根木樁，往第七根木樁又一跳。只聽克察一聲，第六根木樁竟然登倒。又見他由第七根木樁，往第八根木樁上再一跳；頓時第七根木樁也克察一響，又撲登一聲，木樁躺在水面上。

照這樣，長衫客且戰且走，容得同伴退淨，他便跳上一根樁，蹀倒一根樁，一直退入葦塘的盡頭；所有經過的木樁，完全被他登倒，然後他一聲長笑，厲呼道：「相好的，堡中再見！」施展輕功提縱術「燕子穿雲縱」，把末根木樁一點，也克察一響，樁倒人飛；一團黑影疾如飛鳥，從蘆草叢騰起一丈多高，兩丈多遠，輕飄飄斜往葦塘岸邊一落。崗坡之上，羣雄齊動；馬氏雙雄的馬贊潮，和歐聯奎，鐵矛周季龍，九股烟喬茂，搶先抄到，大呼着截過來。黑影中，長衫客抖手一鐵菩提，喝道：「打！」嗤的一聲，拍的一下，歐聯奎不禁止步，撥頭便跑；大喊：「飛豹子在這裏啦！快來，他可要跑！」馬贊潮橫鞭當路，喝道：「那裏跑？」掏出暗器，刷地還打出去。但只一眨眼，長衫客早嗖嗖，連連竄躍，斜奔疎林而去；疎林後，聽出一陣鐵蹄奔騰之聲，賊人似又增援。

鏢客羣中，奎金牛金文穆，阮佩章，李尙桐，更衣剝襖，剔泥整刀，記恨著陷灘之恥，同聲大呼，拉過馬來跨上去，冒險搶奔疎林。葉良棟，時光庭等，也跟着立刻趕了下去。智囊姜羽冲借馬贊源，才登樁

又復跳下，繞坡塘半轉，仗劍一看；急呼同伴，不必進疎林，速繞土崗，逕奔古堡。十幾個鏢客依言繞過來，便要合到一處，抄土崗，往西南奔去。

這時候，十二金錢俞劍平，夜遊神蘇建明，單臂朱大樁，早由水窪撲入葦叢。撥開一層層蘆葦，好容易犯險追豹，將次追上；不想敵人竟毀樁遁走，木樁連斷六七排，當中隔斷了七八根，就是插翅，也難越過。蘇建明在葦塘中，尚欲別尋追路，單臂朱大樁又欲泗水跟逐；俞劍平陡然繞轉，大叫：「蘇大哥，朱賢弟，這可使不得！快退回，快下來，往岸上抄！」饒這麼神速，長衫客已遁得沒影了。林後蹄聲歷亂，初大漸小，賊人竟不是增援，乃是接應；賊人會到一處，竟然逃走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勃然惱怒，恨恨的叫道：「姜五哥，胡二弟，賊人又跑了！」姜羽冲，胡孟剛一齊叫道：「俞大哥，快上馬！」

馬並不多，只十幾匹，俞劍平，胡孟剛，蘇建明，姜羽冲，沒影兒魏廉，鐵矛周季龍，左夢雲，這些人先行上馬。依照姜羽冲的主意，不從背後追，逕向古堡搶；其他衆人由九股烟喬茂引道，就步下追趕。俞劍平臨上馬，向衆餘客一拱手道：「衆位仁兄再幫我一場……」衆標客鬨然叫道：「俞老鏢頭，咱們就快追吧！我們在步下趕，沒甚麼！」

智囊姜羽冲道：「且慢，蘇老英雄現在已經到場，店中沒有人了。」向于錦，趙忠敏二人，舉手道：「在下擬請二位回店，留守老營要緊。」胡孟剛忙道：「這個……」俞劍平搶着說：「這麼辦，對極了，于趙二位賢弟快快回去吧。」于趙二人大喜領諾，立刻拔腿就走。胡孟剛等大不謂然，俞姜二人忙道：「胡二弟，你不用管了，回頭我告訴你。」俞劍平忽又對時光庭說：「時賢弟，你也回店吧。」時光庭點頭默喻，立刻也拔腿走了。

大家分兩撥，半騎半步，一路踵追，一路繞抄，雙管齊下，分頭趕下去了。步下的是馬氏雙雄等在前，歐聯奎等在後，喬九煙引導。馬上的是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，蘇建明在前，其餘的人在後，魏廉，周季龍領導；豁刺刺的把馬放開，頓時征塵大起，蹄聲歷亂；和下樁逃走的羣賊馬蹄聲遙相應答，在這四

更天夜靜時候，倍覺驚人。

但是，長衫客這一敗走，鏢客這一追趕，頓時又踏上先前的險難情形。敵人放開馬，大胆的突林急走；鏢客這邊却瞻前顧後，提防着暗算。好容易闖出疎林，又遇上一片片的青紗帳，此奔彼逐，一起初相距很近，轉瞬間越追越遠。十二金錢的馬最神駿，騎術也最精，就不顧一切，當先放馬，斜抄着飛趕下去；姜羽冲，胡孟剛，老拳師蘇建明等，緊緊策馬跟隨。馬力有遲有速，又趕了一段路，甩下不少鏢客。及至抄近古堡前面，僅只賸下五匹馬了；是十二金錢俞劍平，沒影兒魏廉，鐵牌手胡孟剛，鐵矛周季龍，和俞門弟子左夢雲五個人；却又散在各處，只有俞劍平一人踏上草原十路。同時那奎金牛金文穆，和少年鏢客李尙桐，阮佩章，三個人像泥猴似的，從敵人背後，首先緊綴下去；却繞林渡崗，連穿過數片青紗帳，竟把賊人追丟了；反而遙逐蹄聲，把後到的老拳師蘇建明，和智囊姜羽冲，險些當做敵人，動起手來；幸有孔明燈對照，才沒有誤會。步下追敵的人，只有馬氏雙雄，和蛇焰箭岳超俊，遠遠的趕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馬不停蹄，往前窮追，穿過青紗帳，一到荒原，往四面瞭望。遠遠看見古堡上浮起淡黃光，風過處，一陣胡哨聲大起；更有火箭，旗花，在各處不時飛起，猜知必是賊人誘敵的詭計。側耳傾聽，古堡後面馬蹄聲乍沈乍浮，似正在奔馳，俞劍平心中一動，想賊人既知自己大舉討鏢，他們必不肯退入絕地；也許他們畏剿懼禍，繞堡逃走了。想到這裏，又往古堡門前一望；堡上有火光，堡門却黑忽忽一片，相隔稍遠，任甚麼看不出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勒馬回頭，想向姜羽冲問計；姜羽冲的馬力稍遜，還未趕上來。只有鐵牌手胡孟剛，直跑得馬噴沫，人揮汗，眨眼時已然撲到；老遠的單叫道：「十二金錢，俞大哥，十二金錢！」

俞劍平眉峯一皺，以為胡孟剛聲喊得不妙，方要攔阻；轉想昏夜中，這聲喊也不為無益。連忙答應道：「喂，二弟，我在這裏哩！」鐵牌手一陣風的策馬奔了過來。不想，他這一聲喊叫，居然發生影響。眼前黑忽忽的濃影中，忽然聽吱的一聲急嘯，在堡前偏東壕溝邊上，樹叢後面，竟有數團人影在那裏閃動，

隱聞叮嚀之聲。俞胡二人急逐哨聲，策馬奔向東邊；兩個人駐馬凝眸，略一斜視。突然間，樹後面胡哨聲再起，人影紛紛奔竄。鐵牌手胡孟剛探頭一望，竟不管不顧，一聲聲大叫道：「俞大哥，咱們還是快闖古堡吧！」

古堡內忽飛起一枝火箭。俞劍平抬頭看了看，依然攏目光，端詳東面樹叢。忽然驚呼道：「胡二弟，快快，樹後面有咱們人被圍了！」拍的一鞭，縱馬飛奔過去，大喝：「飛豹子，呸，姓俞的趕來了！跑的不是好漢！」驟馬揚鞭，直往樹後壕邊猛撲過去。鐵牌手胡孟剛愕然一楞，也將馬鞭一掄，喊一聲：「呸！」跟奔過去。堡東面那數圍人影驟見奔馬，早又吱的吹起一陣胡哨；忽啦的一陣騷動，人影一散，陡然收撤回去。孤另另還在壕邊，腫下一個。

十二金錢劍平備馬過去，手捻一粒金錢，方待喝問；那個人影已然喘吁吁叫道：「來的可是十二金錢俞麼？」俞劍平厲聲道：「然也！……哦，呀，你是梁賢弟？」

這人影果然就是三路下卡的鏢客梁孚生，却被四個敵人圍在這里，苦戰不得脫身。梁孚生一見俞劍平，心中大喜，忽又一驚道：「俞大哥，你可來了？……可是的，咱們那些人呢？就是你一個人來的麼？」才說出這話，已然喘不成聲。緊跟着鐵牌手胡孟剛揚鞭策馬趕到；俞劍平却已飛身下馬，迎上前來，捉住了梁孚生的手，張眼四顧，急急說道：「梁賢弟，你多辛苦了！……可是的，聶秉常聶爺呢？你們都散了幫麼？」心上未免驚惶。胡孟剛翻身下馬，也跑過來，忙忙問道：「梁大哥，是你麼？松江三傑呢？」

俞胡二人一左一右，拉着梁孚生的手勞問他；梁孚生抽出手來，忽忽的一指古堡，道：「俞大哥，胡二哥，怎麼就你們二位來到，他們呢？他們那些爺們真個的全沒來麼？」兩隻眼不住的看古堡，又看對面青紗帳，青紗帳後分明蹄聲大起。俞胡二人忙道：「他們就來。你們卡的怎麼樣了？剛才飛豹子逃過來，你們沒看見麼？」梁孚生急口的說道：「飛豹子在那裏？我們沒看見。咳，俞大哥，咱們兩道卡子都教人家圍在堡裏了。馬氏雙雄也沒有看見影子，咱們得趕緊回店，聚齊了人，趕快攻堡救人！」神情，話聲，

十分着急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，駭然震動。抓着梁孚生，齊聲詰問：「真的麼，難道你們哥幾個，還有松江三傑，都教人家誘進去，困住了麼……」往古堡上瞥了一眼，牆上仍浮火光，隱聞呼噪之聲，夾雜着胡哨；賊人竟這麼大胆，公然不退不逃，公然據古堡，誘擒鏢客。俞胡又問：「梁賢弟，你再說，他們被圍有多大時候了？都是誰？他們堡裏有多少人？」

俞胡二人仰望堡上浮光，互相顧盼，等不及梁孚生答話，一整兵刃，便要搶攻古堡。梁孚生喘息略定，忙攔阻道：「二位別忙，我們不是被誘，是貪功上了當。我和聶秉常，石如璋，在堡後追賊，追散了幫。我和聶秉常大哥襲入古堡，人家並不出來迎敵；我們一直往裏攻，教他們圍上了。松江三傑也跟我們一樣，闖進堡牆，出不來了。」俞胡二人道：「呀！」梁孚生忙說：「好在功夫不大，快接應，還來得及。」

俞胡二人不再多問，只催梁孚生道：「梁賢弟，你在這裏等，再不然，快騎馬迎回去；咱們大撥的人就到。我們兩人先進堡，打頭陣接應。」說時，後面蹄聲大起，側面人影奔竄；梁孚生斷不出是仇是友。俞胡估量時候，知是自己人，忙將馬讓給梁孚生，催他上馬。俞劍平不顧疲勞，却與鉄牌手胡孟剛，全不騎馬，施展開輕功飛縱術，公然直趨古堡前門。那梁孚生喘吁吁上了馬，又回頭叫道：「俞大哥，胡二哥，堡門有卡子，你們最好往東邊上，跳牆過去。咱們的人是教他們圍在堡裏頭，東邊院裏了。」

俞劍平回頭一瞥道：「是了。」胡孟剛連忙問道：「他們有多少人？」梁孚生遠遠答道：「說不清，露面只有二三十人。」俞胡二人如飛的撲過去。胡孟剛掄一對鐵牌，且跑並說：「俞大哥！賊人一定不少，咱們等等後邊人吧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不必！怕慢了，咱們儘管闖。」賊人胆虛，一聽我們人到，必然吃驚，圍勢自然解開了。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提劍疾走，電掣星馳，眨眼間，來到古堡東邊；鐵牌手胡孟剛緊緊跟隨。已迫敵窟，

俞劍平止步，往堡牆上一看；又回頭一看，這就該跨壕溝了。胡孟剛道：「大哥你瞧，姜五爺準是來了；後面那黑影和蹄聲，一準是他。」俞劍平却聽見，堡內聲音有異，認爲刻不容緩，把頭一搖道：「不用等！來，我先上，你給我巡風！」胡孟剛側耳聽了聽，道：「對，咱們哥倆一齊上。」

可是俞劍平才要往牆上竄，忽又一轉念，回顧胡孟剛道：「二弟，你我與其跳東牆，不如堂堂皇皇的走堡門。」胡孟剛道：「方才梁孚生不是說堡門有埋伏麼？」俞劍平道：「有埋伏也得走正門。」胡孟剛道：「但是，咱們的人不是困在東邊院裏麼？」俞劍平早已健步繞壕溝，往堡門走去，且走且答道：「就是解圍，也得走正門。」胡孟剛道：「大哥要的是這個勁？」俞劍平道：「當然。」

只一眨眼，便到了堡門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把青銅劍拔出手，左手捻一對金錢鏢，低喝道：「上！」兩人跨過朽木橋，一齊凝眸往裏張望。先把堡門一看，木棚半掩，牆上，浮光，當中走路黑漆漆毫無燈亮，任甚麼都看不出來；但却知道這堡內一層層的院落，必有幾處照着燈光，而且燈火必定不少，所以才能把光亭映出牆頭來。胡孟剛低聲道：「可是的，鐵矛周，沒影兒，和九股烟全沒有跟上來；咱們還是等一等後面，有個領路的才好。」

胡孟剛這話自然很有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奮然道：「咳，闖吧！」立刻把利劍一挺，邁步直進堡門。鐵牌手胡孟剛道：「俞大哥，讓我頭裏走。」鐵牌一分，要往堡門闖；不想話未落聲，十二金錢早一伏身，脚尖點地，嗖地一聲，疾如脫弦之箭，從那半掩的柵門縫，直竄了進去。鐵牌手皺眉搖頭，忙跟蹤前進；擺雙牌，也撲入堡門以內。突聽得前邊俞劍平厲聲喝道：「留神旁邊！」刷地一聲響，從堡門裏左側高處，忽有暗器破空之聲，一點寒星奔胡孟剛中三路打來。迎面平地雖沒有卡子，可是兩邊房上竟有埋伏。胡孟剛鐵牌一揮，噹地一聲，將暗箭打落在地上。同時前面噲噲連響了兩聲，俞劍平也揮劍打落一對鋼鏢。房頂上黑影一幌，賊人似又藏躲了。

劍，和胡孟剛一前一後，健步如飛，順這甬路，往裏淌下去。却才走進不多遠，刷地又一聲，右邊院落從街門縫裏，發出一排箭來，一共三枝。俞胡二人不往後退，反往前一躍，閃了過去。右院街門忽隆一響，好像加上門了；復聽嗖嗖地一響，賊人又似退了回去。

俞胡二鏢頭深入重地，不遑搜伏，一味往前猛進。堡中除了這幾枝冷箭，竟沒有賊人迎頭前來堵截，也不見燈光。仰望前面，東大院一帶火光上燭，夾雜着胡哨聲，自己的人大概被圍在那里。平視甬路兩旁，那一排排的槐樹，葉茂蔭深，黑忽忽兩行濃影，由堡門直通到堡內盡頭處；風擺樹動，刷刷拉拉響個不住；就有伏兵，也很難看得清，聽得見，情形實在險惡。十二金錢俞劍平義無反顧，片刻不停，火速的往裏闖。闖得越快，才越可以衝過賊卡的襲擊。身形如貓，脚尖點地，也就是三起三落，又三起三落；突又聽得憂吧，憂吧，一陣陣連響，數張弩弓疾如飛蝗，刷地從左右兩邊攢射過來。俞劍平急閃連竄，揮劍亂打，使盡了身法，閃避這陣攢射。脚尖依然不停，一個勁的往前進；敵箭如雨，竟沒把他攔住。鐵牌手胡孟剛將手中鐵牌一扁，仗着他這一對利器，恰好擋箭，一路橫拍橫打，也衝開了亂箭，闖了過來。

於是二人又往前進，眨眼間已然深入八九丈了。不料形勢陡然緊急起來，前面冷箭一步比一步密，竟有八張乃至十二張弩弓，借物隱身，分據在甬路兩旁的房頂上，和街門縫中；俞胡才往前一闖，便刷的一排箭，刷地又一排箭，歷落射出來。而且射法很有步驟，弩弓雖多，並不齊發；乃是此發彼往，此住彼發；連珠弩不住手的集中了，往俞胡二人身上射。這才是賊人的真正卡子，賊人的用意，是不教俞胡二人再往前進。十二金錢俞劍平自料或可奮勇衝過去，但是鐵牌手胡孟剛却險些失手。賊人一擊也不哼，靜悄悄的放箭，連他們一準藏身的地段，也難窺清。

俞劍平大怒，往前續闖，被一排箭阻住；驀地騰身退回來，急急的向胡孟剛說道：「二弟，你我各顧一面，背對背往前闖。」他二人分明看見東大院那盞紅燈亂幌，而且分明聽見賊呼噪道：「捉住了，捉住

了！」深恐松江三傑萬一失手，這救援之事刻不容緩，兩個人一併肩，暗呼一聲，便要聯肩並進。

當此之時，俞胡二人自己不知道，他眼看要陷入人家包圍陣中了。賊黨把兩人誘到堡心，這才阻止前路，另有人抄後背，要扼斷他們的退路。一個賊人驀地從西排牆頭上出現，吆喝了幾句切語。二鏢頭全聽不明白，可是不由得停步回頭察看，倉卒未能看見；復又一仰面，將將看見賊人的上半身，又一縮，溜下牆去了。胡孟剛着急叫道：「俞大哥，闖不過去，怎麼辦？」

突然聽噯噯一聲，咕登，東排房上忽有一條人影，才一露頭，倏又墜落下去。就在這時候，聽一個人喝道：「小子，滾下去吧！」又一個人喝道：「呔，下面可是俞大哥麼？」俞胡二人急急的又一仰望，這才看見東面牆頭上出現了兩個人影，一個是嚮導沒影兒魏廉，另一個是智囊姜羽冲。胡孟剛大喜，急應了一聲。姜羽冲叫道：「俞大哥，胡二哥，趕快退回來！那邊過不去，你二位快上這邊來！」

第五十五章

十二金錢逐豹踏荒堡

七張鐵弩連彈困二傑

智囊姜羽冲由沒影兒魏廉引領，是從東面堡牆上翻進來的；居高臨下，已窺出堡牆一角的虛實。他們又落後一步，賊人都衝着探堡先登的俞胡圍來，倒放鬆了姜羽冲這撥後趕到的人；於是後到的人反得先登。鞏賊用弩弓拒住前路，不放俞胡前進；又忽啦的從堡門旁一所小院落鑽出三四人，也袖着暗器，悄悄貼牆循壁，往俞胡二人背後湊過去。陡被登高下望的姜羽冲，沒影兒瞥見，急忙吶喊了一聲：「俞大哥，俞大叔，看後路，暗青子！」在躍不及，姜魏二人先脫手發出暗器，把賊一擋。俞胡二人早驀地一翻身，又往旁一退，把前後路都防備好了。賊人的暗器打空，俞劍平立刻也將暗器換交右手，還發出去，賊人抹頭旁竄，鑽入旁邊小院。

忽然，堡門口破欄門砰然推倒。——奎金牛金文穆，和李尙桐，阮佩章三個人，斜繞堡牆，正要攀牆而

金牛金文穆一身臭泥，最爲惱怒；奮力一衝，與阮佩章，李尙桐，破門而入，先把樞門弄倒。

一霎時，俞胡二人側倚甬路，由平地協力攻打；姜魏二人由堡牆更道，繞向堡門，從高處往裏攻打；金文穆和馬氏雙雄等，由堡門口，循俞胡後路，也往裏攻打。散散落落，分爲數處，人數都不很多；却因身入虎穴，各奮兵刃，厲聲吶喊，頓覺山崩地裂似的喧騰。只一接觸間，黑影中，後面烟塵大起，馬蹄聲陣陣奔騰；後面的接應由梁孚生引領，也一先一後的跟踵來到了。老拳師蘇建明仗劍下馬，指揮衆人，跳牆的跳牆，突門的突門，呼噪連天，猛勇齊上，逕直往古堡衝上來。

智囊姜羽冲，奎金牛金文穆，馬氏雙雄等，分頭由沒影兒魏廉，鐵矛周季龍，九股煙喬茂，三個嚮導引領，搜索賊人。見只有東大院有燈光，而且火光最亮；姜羽冲立即一疊聲招呼同伴，厚集勢力，專闖這一路。叫那先闖進堡的人往後退，教那後到的人往更道上竄；平地太險，登高穩便，衆鏢客互相傳呼，喧成一片。喊的話有的聽得真，有的聽不真。但是賊人却已聽真，曉得鏢客此時已經蜂擁而至，再不好硬擋了；互相招呼了一聲，陡吹胡哨，刷地撤退；三個一夥，兩個一幫，紛紛退入甬路兩旁的小院落裏面。小道曲折，三轉兩轉，便已聚在一處；忽又飛起數道旗火，直往東大院投射過去。跟著見東面房頂上，現出兩條人影，登房越脊，如飛的往回奔去；看那意思，正要跳下來，繞奔東大院。這分明是去送信，那飛豹子想必也在東大院。姜羽冲一見這情形，厲聲大叫道：「不好，賊人又要跑！俞大哥在那裏？」

這兩條賊影由房頂上，登高往裏飛奔，恰從俞胡二人頭上馳過。却順手掏出暗器，停身探頭，要往下打。他只一止步，姜羽冲立刻大喝道：「快看頭頂上，暗青子又來了！」一言未了，噓地一響，又鏗的一聲；賊人的暗器打空了，俞劍平的金錢鏢抖手往上發出去。賊人身形連幌，哎呀一聲，往房脊後一閃不見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和鐵牌手胡孟剛仰面看賊，已知人聲鼓噪，鏢客大集；兩人精神一振，仍要冒着甬路兩邊的亂箭，往裏硬攻。忽聞沒影兒奔來呼喚，催俞胡撤回；又見梁孚生也追趕過來，指出松江三傑被圍

之處；揣度攻勢，與其由平地硬闖，不如登高進攻。胡孟剛一扯俞劍平，俞劍平道：「前頭的箭可是撒了。」一指顧間，俞胡二人立身處的東牆頭上，又有兩條人影出現。俞劍平便一閃身，陡拈一枚金錢，喝道：「下來吧！」鏗的一響，兩條人影突落到牆那邊去了，不知究竟打中了沒有。

十二金錢向梁孚生一點手，竟與鐵牌手胡孟剛，跟蹤躍上牆頭，跳到小院落內，緊緊追趕這逃走的雙影。這人影忽一頭鑽入將圯的破房內，俞劍平立即追入破房內；迎面刷的一下，打來一鏢。俞劍平早已防到，急急的一伏身，往旁閃竄。張眼尋看，兩條人影鑽入三間破房間的暗間去了。胡孟剛忙大呼搶入；却才到了暗間，裏面黑忽忽的透露微光；原來後山牆挖着一個大洞，賊人鑽牆洞逃奔別院去了。一層層的小院前山牆，接後山牆，賊人竟在這許多小院内挖洞出沒。

胡孟剛用鐵牌護着面門，便要鑽牆洞，追趕逃賊。俞劍平立在小院院心，閃目打量這小院的形勢，急叫：「使不得，快出來！」梁孚生也趕來道：「不要追了，快救咱們人去吧。」十二金錢俞三勝道：「我們大眾已到，不必解圍，賊人自然解圍的。還是快追吧，不過別從這裏追。」立刻尋到小院的短牆根，隔牆便是另一個小院。俞劍平與胡孟剛，梁孚生，散分三處，躍上短牆。那兩個人影和另一個人影，從屋洞鑽到這小院内，當真正堵着洞口埋伏，各掏暗器，要暗算鏢客。俞劍平冷笑一聲，拈手中錢鏢，揚手要發，賊人已然瞥見；吱的一聲胡哨，三個人影刷的奔竄，又竄入另一排破屋內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立刻向胡孟剛，梁孚生一揮手；命二人仍然跳短牆斜追，自己竟挺單劍，要穿小院，往屋裏追。破屋子窗格門扇盡無，只賸了空空的四壁；賊人逃到一間耳房內，房後破窗又做了賊人的逃路。俞劍平跳到屋內，又竄出窗外，窗外正是另一院的夾道；那三條人影，忽變成兩條人影，順夾道往東跑去。梁孚生，胡孟剛竟好像沒看見這兩條人影，反而往西追趕。俞劍平急急招呼一聲，不想梁孚生在那邊也喊道：「三個賊子在這裏呢，俞大哥快過來！」

俞三勝大悟，他們翻小院追賊，原來遇着兩撥賊人。賊人不迎敵，反而亂跑；俞三勝心中一動，自知

失策。呼應一聲，就依着梁平生的指示，拋了逃賊，一逕馳奔松江三傑被圍之處。

當此時，那東台武師歐聯奎等最後趕到堡前。堡門口正有姜羽冲安置的四個鏢客，在那裏巡風；彼此忙招呼，把衆人接引進去。那姜羽冲，金文穆等，一撥一撥的人，早從更道上掩到古堡深處。這些鏢客，只有最先到的俞劍平遇見了賊人的阻擋，別的人居然深入無阻。姜羽冲不由心焦起來，連說：「不好！快快，快往裏頭闖，快往各處搜。」馬氏雙雄道：「我去堵後堡門吧。」姜羽冲雙然道：「對！」二馬相惜，急急的抄向後面去了。

衆鏢客上上下下，四面八方的掩入堡中，往各處搜尋。荒堡前後只有兩座門，衆鏢客將前後兩道門把住，先堵塞了賊人逃竄之路。那三個嚮導，九股烟喬茂只混在人羣中，不敢前闖；那沒影兒魏廉，和鐵矛周季龍，俱各奮勇當先，一個在房上，一個在地上，催大眾逕搶東大院有紅燈處。這紅燈很怪，仍然點着，倒做了鏢客進攻的目標。

衆鏢客在房上和更道上的，都掏出袖箭鋼鏢，掩護着地上的同伴；地上奔馳的鏢客，也一手持兵刃，一手握暗器，防備賊人的襲擊。但是賊人的卡子已全撤去，冷箭也不發了；僅僅在房上，和一層層小院內，偶爾發見幾個人影逃竄；衆鏢客有的瞥見，便跟蹤追尋過去。姜羽冲連喊衆人，不要分散開，應該聚在一處，可免賊人的暗算。

紛亂中，老拳師蘇建明提吳鈎劍，追隨金文穆，李尙桐，阮佩章，首先奔到東大院門首。東大院的大門緊緊的關閉，門以內起初有動靜，此時反沒有動靜了。蘇建明便要破門而入，歐聯奎道：「慢來慢來，千萬不要悞入民宅。」沒影兒跑過來道：「這東大院一定不是民宅，這裏全是空房子，趕快攻吧。」阮佩章奔過來，照門扇踢了一腳，一點踢不動，奎金牛張目四尋，想找木柱或石碯碌等物，撞開門扇。老拳師蘇建明道：「那不行，還是越牆過去的好。」便要往牆上竄。

東大院的牆很高，也最完整，並沒有傾頹。奎金牛金文穆忙道：「蘇老師傅，我先上吧。」蘇建明年

高望重，衆鏢客都不肯讓他涉險。奎金牛金文穆，沒影兒魏廉，竟飛身往牆頭上一竄；不敢跳入，先用單臂往牆頭上一跨，探身往牆內，先打了一望。兩個人同聲喊了一聲道：「咦！」立刻一跨腿，騎在牆上了，兩個人東張西望。

李尙桐，阮佩章在牆下叫道：「裏面怎樣，有人沒有？」口說着，也一個旱地拔葱，聳身躍起，上了牆頭；四個人都很詫異的往下面看。老拳師蘇建明在牆下微微一笑道：「不用說，裏頭沒人了！」竟在平地，施展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，聽的一竄，也輕輕躍上牆頭。牆頭有一尺多寬，老頭兒「金雞獨立」式站住了，往下察看，忽回頭厲聲，向甬路上的衆人吆喝道：「這裏真是空城計，你們快往隔壁掏掏吧！」蘇老拳師說罷，首先跳入東大庭院內。這東大院好體面的一所三進帶跨院的四合房，可是黑洞洞的空曠無人，只在後院立着那一根燈竿，竿下一個人形也沒有。老拳師又向衆人點手道：「跟我來，搜！」

奎金牛金文穆，沒影兒魏廉，和阮李二少年，一齊跳下牆來。衆人落身處，恰挨着小院男廁；忙奔出來，把小院門踢開；走至前庭，冒險突入門洞。一幌火摺子，才待開門；火光影裏看出這大門已竟鎖了。奎金牛金文穆奔過去。把門扇一端，使勁上舉，豁刺的一聲，將兩扇門都卸落下來，向門外叫道：「你們快進來。」歐聯奎等掄兵刃搶進來。於是把這東大院五十多間房前前後後，橫刀搜索起來。蘇建明躍上房頂，向四面望了望道：「這裏恐怕不是他們的巢穴。」

這五十多房，中院七間正房，東西廂房六間，倒座五間，門窗俱全，可是全都大開着，沒糊紙，潮濕，昏暗，院生雜草，十分荒涼。前院連門窗都沒有；尋到最後一層院，才發見七間後罩房，有三間糊着白窗紙。衆人幌火摺，闖進各屋；各屋四壁空空，灰塵積滿；獨這三間後罩房，打掃得很乾淨，還有兩具木床。衆人一齊留神，急忙忙的摸黑細搜。歐聯奎道：「我這裏有孔明燈。」把燈門打開，照耀着直搜到東大院靠東的小跨院中，忽發見兩間花房的後山牆，挖成一洞。衆人冒險鑽進去，却又到了另一院落；這層院落也沒有賊人。

蘇建明等用這一盞孔明燈照着，有的鑽空屋搜索，有的跳上房搜索；把東大院前後都挨處搜到了。東排鄰近的一層層小院也被他們搜過了一半，只是不見賊蹤。蘇建明道：「咱們追遲了一步，這里一定不是賊人的窩子。」沒影兒魏廉却不十分深信，忙說道：「賊人就走，也是剛走的。」正在亂轉着，忽然聽見幾聲喊罵，奎金牛站在房上叫道：「賊人在這裏呢！」衆人叫道：「在那裏？」奎金牛一指東大院斜對面的馬號，叫道：「那邊有火光閃動！」

老拳師蘇建明忙跳到房上，張目一望，馬號空院甚大，馬棚黑忽忽果有一兩處閃爍着火光。蘇建明，金文穆，歐聯奎，李尙桐，阮佩章，沒影兒魏廉等，火速的跳出東大院，搶奔馬號。

這時候智囊姜羽冲一行人，恰從更道上跳下來，正在搜索靠西的一排排的小院。兩邊的人會在一處，一齊闖入馬號，打開了三四盞孔明燈，一路照看。馬號空空洞洞，人不見，馬不見；却有一兩處馬棚，分明有芻草料豆和一堆堆馬糞，那搖動的火光是兩盞紙燈籠，插在空房內，蠟淚堆殘，眼看要滅。衆人照舊亂竄亂搜，九股烟喬茂忽然叫起來，道：「嚇，你們快來看，賊人的逃路在這里呢。」姜羽冲，蘇建明一齊奔尋過去。一排馬棚後面，有兩堵牆擋着一塊空地；地上亂生蓬草，還堆着許多乾草。衆鏢客撥草搜尋，竟在亂草後面，緊挨着堡牆根，發現了好幾個地洞，深才三四尺；可是在地洞上面，把堡牆根也挖了三尺多寬，三尺多高的一個牆洞。地洞牆洞合在一起，足有六七尺高，不但人可鑽過，連馬都可鑽出去。姜羽冲提孔明燈一照道：「得了，賊人一準全跑了。可是的，俞大哥和鐵牌手胡二爺呢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衆武師；俞胡二鏢頭本是先淌進來的，此時反倒蹤跡不見。蘇建明道：「我們趕緊往後搜吧。」智囊姜羽冲道：「這裏也得留人，不要再被匪徒潛入。」便請金文穆、歐聯奎等留守東大院，兼顧馬棚；自己會同蘇老英雄，跟沒影兒魏廉等，施展輕功提縱術，縱上一排高房的房頂，攏目光四下瞭望；四下裏黑沈沈，一些火亮也看不見，仗着沒影兒略悉道路，辨了辨方向，向後淌下來。越過了三四處空庭破屋，不止於不見俞胡二鏢頭的蹤跡，連個敵人的影子也沒望見。

智囊姜羽冲向沒影兒魏廉道：「魏老弟，怕不對吧！前面距後堡門不遠了，怕是搜過了頭吧！」沒影兒魏廉道：「不能，這堡裏大部的房子全在東排，西面只十幾所小宅子，不是正主兒住的。這一帶再沒有，就許出了圍子了。我看……」智囊姜羽冲忽然說道：「聽着！」衆人竚足傾聽時，偏西南隱隱聽見叱咤之聲；細聽時，又轉沈寂。衆人方待尋過去，忽的西南角湧起一團火光。智囊姜羽冲急忙一指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發亮？可是貼西圍子的小房子麼？」沒影兒魏廉道：「不錯！那邊大概是糧倉。」

蘇建明道：「別管他是甚麼，趕緊上吧！」姜羽冲答了聲：「好！」脚尖點地，騰空躍起，施展開身手，真似一股輕烟，急撲上去。蘇建明更不肯落後，沒影兒以提縱術擅場，這三人竟像較勁似的，先後只差着一步，一齊撲過去。連轉過兩層院，已辨出有火光處，是貼着西圍子一所土房，屋頹牆傾，四圍亂草橫生，顯然曠廢已久。智囊姜羽冲捷足先登，颺颺連竄身形，已到了土房的東廂後簷下。一奔身竄上去，左腳輕點簷頭，右腳尙沒挨着房坡；突然左首兩丈外，暴喊一聲：「滾下去吧！」一點寒星竟奔腰肋打來。姜羽冲想閃想接，全來不及；身形急往後一仰，左腳運力一登簷頭，一個「倒栽老蓮」，刷的倒翻下來。噉的一枝鋼鏢落空，穿入草叢。姜羽冲腰上一疊勁，挺身立在荆棘叢中；急橫劍索敵，可是已聽出發話的人頗似胡孟剛。身形才落，趕緊招呼：「上面可是胡二爺麼？好鏢法！」

房上人「哎呀」的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姜五爺麼？傷着了沒有？我太楞了！」同時蘇建明，沒影兒全到了。姜羽冲一縱身，竄上房去，答道：「還好，沒打着。怎麼樣，俞大哥呢？」鐵牌手道：「俞大哥就在隔院下面呢，快請上來吧。夏二爺掛彩了。」智囊姜羽冲等全吃一驚，急隨鐵牌手，越過房坡撲奔隔院。在隔院下面，另一座蓬草沒脛的小天井中，燃着一堆乾草、烟火騰騰；夏建侯正在用刀割草，往火堆上續柴取亮，俞鏢頭跟梁孛生正在借火亮，給夏靖侯紮裏創傷；只不見谷紹光。姜羽冲，蘇建明等忙飄身下來，向俞劍平道：「俞大哥，你竟趕到這兒了，教我們好找。」隨問：夏靖侯的傷勢究竟怎樣？夏建侯趕過來代答道：「還不礙事，不過左膀上中了一弩箭，右臂稍微劃傷了一處，暫時行動費事罷了。咳！若不是

俞大哥趕到，我們弟兄說不定全教賊亂箭射死了。」

原來俞胡二鏢頭按着梁孚生指示的東大院第三院搜尋過來，不料第二院第三院全是空庭寂寂，既無燈火，也不見賊蹤。俞胡二鏢頭十分焦灼，梁孚生也十分詫異；分明被圍在這裏，怎麼全不見了？只好往後搜尋；方轉過一帶高房，突然間，牆根下亂草中刷刷一響；俞胡梁三人擰身各往開處竄去。吧吧，一連就是兩枝袖箭，一枝奔俞鏢頭，一枝奔梁孚生。閃避得急，兩枝袖箭全都打空；跟着叢草中跳出一條黑影，竟自往南逃去。俞劍平往起一縱身，抖手發出一枚錢鏢；相隔在五六丈外，那條黑影「呖」的一聲，身軀一幌，竟沒有躺下，依然逃走了。俞劍平道：「追！」

俞胡梁奮步緊趕；黑沉沉的荒涼敗宅，連穿破屋，往前淌過去。只聽得草葉刷刷又響，那條黑影被後面追得太緊，竟倏的穿甬路，奔了西圍子。胡孟剛一邊追，一邊嚷道：「小子，你往那兒逃，也不成。你就認了命吧，爺們圍上你們的龜窩了！」但這西圍子一帶竟很難走；更道久已廢置，沿牆滋長些荊棘蓬蒿，處處須得留神。那賊人不時回身，發放暗器，一路上又打出兩塊石子，一枝袖箭。後面略一遲頓，賊人竟逃出好幾丈去；突見他撲奔一片土房，吱吱的連響了兩聲胡哨。沒有看清是登房逃走，還是繞房逃走的，可是人竟沒影了。

俞三勝當先趕到，挨近門前，突聽得裏面兵刃叮噹互碰，夾雜叱罵之聲。俞三勝精神一振，回頭厲聲招呼道：「賊在這裏了，上！」不走正門，以防暗算；微聳身，斜縱上房頂。才待騰身下落，猛然嗖的一聲，一隻暗器從下面打來；俞鏢頭將青鋼劍一揮，噹的一響，將一塊飛蝗石打落房下。房上人影一幌，俞鏢頭，喝聲：「賊子，看鏢！」一枚錢鏢破空打去，賊人哎喲了一聲，咕咚的栽倒。跟着聽隔院有人喊：「大哥，我喂了暗青子了，發狠幹啊！老三那裏去了？」跟着從隔院東房上，颼颼連竄起兩條黑影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抬頭一看，這兩條人影拿的是兩口劍，身材差不多。俞劍平用劍封住門戶，忙叫道：「夏大哥，夏二哥……」一聲未了，這兩個拿劍的人陡然一縱步，由房上直往東牆頭竄來。當前的那一

個，脚點牆頭，「白蛇吐信」，刷的人劍俱到，直奔俞劍平前胸扎來。那另一個却從斜刺裏一側身，脚履牆頭，「玉女投梭」，斜向俞劍平的肋下，也點來一劍。

胡孟剛大吃一驚，厲聲怪叫：「大哥！看看看……」俞劍平猝不及防，也驚的一驚，急將身形往後一撤；但是脚尖登牆頭，後退無路。急忙中，斜身往左一閃，僅僅躲開迎面這一擊，右側的敵劍又已點到。俞劍平急用「大鵬展翅」，掄青鋼劍，往外猛削，用了個十分力。陡然激起一團火花，敵人再想撤劍，已來不及；嗆哪一聲，一口劍飛擊出數丈以外。胡孟剛雙牌一分，大喜撲到，直奔那迎面敵人；梁孚生也從鄰房飛縱過來應援。那想到側面的敵人失劍落地，驀然回身，發出一枝暗器來；他的暗器還未發出，北面牆頭上，突聽一聲斷喝道：「姓俞的看箭！」弓弦響處，一排箭冒着高射來；非為拒敵，實為救伴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梁孚生，只得分向兩旁跳閃；兩個使劍的賊人，趁此竄下院心。

使劍的賊剛退，出現北牆頭的賊這才得了手，把數張弩弓齊照俞胡梁三人瞄準。梁孚生，胡孟剛，和俞劍平等，早防到敵箭的攢射，急急的一栽身，緊跟賊蹤，跳落院內。那失劍的賊人回手一鏢，俞劍平，梁孚生往旁驟閃；胡孟剛反而迎頭橫擋，鐵牌一幌，叮噹一聲，把鏢打飛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哼一聲，將金錢鏢一捻，鏗的連響三下，不追擊逃賊，掠空向北牆頭打去。金錢鏢百發百中，北牆頭叭的一聲，數張弩弓退縮不見。兩個使劍的賊就往牆根底下一鑽，下面挖着一個四尺來高的洞。胡孟剛大罵道：「好鼠賊，又要鑽窟窿！」忽又聽得隔院，連聲大喊，聲似松江二夏；俞胡梁三人不顧一切，追尋過去。却不敢鑽牆洞，飛身躍登鄰房又一竄，躍上南牆，往下親望。這鄰院裏人影亂幌，金刃亂響，正有數人橫刀矛，堵住了西面三間土房的門窗。門窗敗壞，兩個窗洞木樞全無。都被磚泥堵上了，黑忽忽只露出來小小一個門口，兩扇木門都倒在地上。正有幾個賊黨，持着數張弩弓，分立於牆頭屋頂上瞄準。這草房屋頂還破着一個露天的大洞。俞胡二人頓時恍然，這屋內定有鏢客被堵在裏面，正拚着死力，往外衝擊格打。門口窄小，賊人很不少，他們各將長兵刃，往門口亂刺，被困的鏢客不能突門

出入。房頂破處，不但不能寬出來，反而被賊人強弓下射，箭雨直飛，成了居高臨下的危勢。屋中人怒吼叫罵，羣賊冷笑潑罵；猛聽忽隆一聲，屋中被圍的人把磚砌死的窗洞推開了。羣賊急叫，立刻過來兩根長矛，又把窗洞扼住。

俞劍平，胡孟剛在南牆上瞥見，心中大驚；梁孚生也從後面驚叫道：「不好！松江三傑一定在裏面，咱們快去救！」胡孟剛年雖半老，性情依然猛，大叫一聲，湧身跳下去了；直抵平地，雙牌一揮，照賊人背後便斫。十二金錢俞三勝喊道：「等等！」已經來不及，梁孚生也下去了。賊人那邊，房頂上的射手立刻吹起胡哨，刷的一排箭，衝胡梁二人射來。胡梁二人上拒飛箭，下鬥羣賊，厲聲叫道：「屋裏是夏二爺麼？」屋中立刻應聲，不但是松江三傑的老二夏靖侯，還有老大夏建侯。夏建侯叫道：「外面是那一位？我們上了狗賊的當，我們老二掛彩了，快來！」

胡梁二人頓時拚命往土房門口衝過去。松江三傑此時已經散了幫，土房內被困的只有夏建侯和夏靖侯。這弟兄在堡外放卡，一時貪功，逐賊入堡，被賊人誘散了幫，竟誤鑽到這個絕地來。這三間土房正是賊人預備的卡子，窗戶都已堵塞，只留下一門，也堵上了半截磚，却將後牆根掘了一洞；由這牆洞通過去，便進鄰院後房。連穿過鄰院數處尾洞，走一小夾道，便直達堡牆。這邊的堡牆也挖了一個小洞，用亂草擋着；萬一有警，他們就可以這麼鑽牆洞跑了。這三個土房，靠南間的房頂上面，破著三尺方圓的一個漏洞，直露着天。夏氏弟兄犯險入堡，眼看二賊逃入這三間土房內，他們也就跟進房內；不想人家鑽牆洞跑了，他們可就剛一鑽牆洞，便被人家堵住。長槍塞住了門口，利箭從南間房頂破洞下射；松江二夏直退到北間，才避開箭雨。賊人竟用孔明燈，從房頂破洞往下照；箭射不着，就探進手來，往裏投飛蝗石子。二夏幾次硬往外闖，都未得手，被暗器阻住了，兩人只得仍退回北間。

松江三傑武功驚人，雖處絕地，賊人不能加害。忽然他們倆聽見房頂上有奔馳之聲，和兵刃磕碰之聲，叫罵之聲，竟悞認是自己人來了。也是他倆被困心急，夏靖侯橫利劍，搶暗器，就冒險重往外闖；一陣

亂衝，上下夾攻，竟帶了傷。夏建侯急忙揮劍，掩護着夏靖侯，又退回北間。賊人備下更險毒的招術，揚言要縱火燒他二人。夏靖侯大怒，拔去傷口的箭，撕衣襟縛住，一揮手中劍道：「大哥闖！想不到栽在這裏！」

後面牆洞太小，決不能硬鑽；房頂破洞被賊人扼住，決不能硬竄；只有門口機枝長矛，或可突出，却只能容一人。兩人決計拚命，伴作奪門，突然把泥封的窗洞推倒了一面。賊人立刻喊叫：「快放箭！點子要鑽窗洞！」弩弓全在房頂牆頭，沒有調過來；賊人先將長矛撥過來兩枝，堵着窗口亂攪；松江雙傑揮劍便削。就在此時，鐵牌手胡孟剛和梁孚生同聲大喊，外援已到；夏建侯吁了一口氣，叫道：「老二跟我來！」

手足二人趁着救兵馳到，仍然準備着奪門。但是房頂上的弩箭居高臨下，依然看住了門口；如要奪門，必先衝過這一排箭雨。當下夏建侯在前掩護夏靖侯在後跟隨，從北間往外溜，上躲漏頂下防牆洞，只挪了兩三步，刷的一響，兩張弩弓斜着射過來。夏建侯早作提防，利劍一揮，身形左探，「跨虎登山」式，噲的一劍，把弩弓箭打飛。門口的雙矛又探來一攪，夏建侯霍的縱身後退，把夏靖侯拖回來；暗推一把，一齊換手登鏢。仰望南間，屋頂破處，正有一人持孔明燈窺探；二夏一聲不哼，齊抖手，雙鏢斜發出去。噲的一響，屋頂破洞那個賊，不知用甚麼兵刃擋了一下，哈哈的狂笑道：「松江三傑，你們就認栽吧！」

這賊人得意揚揚，忽然間聽房上一個賊人失聲驚詫了一聲，吆喝道：「留神隔院！放箭，放箭！」房頂漏洞的孔明燈頓時撤回去，立刻聽平地上起了一陣騷動；屋頂上也聽得人蹤亂竄，弓弦之聲刷刷連響。跟着屋頂上，平地上，一齊聽見兵刃格打，叮叮噹噹亂響。土房上忽然聽見一個賊人喝道：「風緊，快收！」二夏心中大喜，猜知必是鐵牌手已經得了手；却又恐賊人使詐語，忙叫道：「胡二哥，我哥們栽了！」這就是暗打招呼；外面平地不答，房頂上忽然聽見一個人厲聲喝道：「滾下去吧！教你知道知道姓俞的厲害！」這一聲斷喝，是俞劍平從牆頭，剛剛襲上草房頂。那一邊平地上，鐵牌手胡孟剛，梁孚生，冒着

一排亂箭，奮勇撲敵，也已殺到草房門口。羣賊頓時連發胡哨，似有動搖之勢。

鐵牌手胡孟剛把一對鐵牌揮動，力大牌沈，衝到院心；一進招，先把兩個使長矛的賊黨絆住。雙牌勢猛，往來亂舞；梁孛生振吭怒吼，刀光閃閃，上下猛砍，也衝了過來。賊人房上的箭只射出幾枝，便不敢再射，恐傷了自己人。餘賊見同黨勢孤，自己人未全撤下來，無法用箭攢射；只得呼嘯一聲，捨長用短，反身挺矛圍攻。胡孟剛已知松江三傑被困在內，抖擻精神，把二十四路混元牌的招術施展開，劈，崩，撥，砸，壓，剪，捋，攔，拿，一招快似一招，一式緊似一式，悠悠風響。只走了四五招，噹的一下，竟把長矛砍折一根；使矛的賊人險些喪命在胡鏢頭的鐵牌之下。

十二金錢俞三勝探身在南房上，見胡梁二人奮勇進攻，被賊截住；心想與其增援，不如搶先肅清西房上那幾張弩弓。立刻腳點房坡，潛蹤踏進；本是逕撲西房的，反倒飛縱上東房；十分小心，輕輕挪步。却未容他移身換式，早有一道黃光，從西房上一閃照來。立刻吱的一聲胡哨，弓弦驟響，逐光掠影，嗖的射來三枝硬弩箭。俞劍平急殺腰，右足輕登，「龍形一式」，竄出兩丈以外，輕飄飄往西草房上一落。人未到，右手先揚，錚的一聲，一枚錢鏢隨着身形同時飛出。

西草房上，圍着破房洞，共有五個賊黨，三張弩弓；却是握在手中的只有兩張弓，插在背後的是三把單刀，一對拐。那持孔明燈的賊驀地望見南房牆頭又有人影奔來，便提燈一照。就在這一刹那，人影已經跳過來；持燈賊忙喝道：「快放箭！」喊晚了，只提防鏢行人攻上來，沒留神暗器隨着人影的一竄，已經破空打到。他哼了一聲，猝不及備，吧達的一鬆手，把孔明燈甩落房下；立刻忍痛拔出雙鐵拐。俞劍平乘隙餘賊錯愕驚呼的當兒，青鋼劍「仙人指路」，猛照這阻路棄燈的賊人胸肋點來。賊人慌忙將雙拐一提，方在凝眸細辨敵人，不防青鋼劍劈風之聲又到，他就忙往左一斜身，喊道：「併肩子，留神！」雙拐從左掄圓，往下一翻，照定青鋼劍猛砸。俞鏢頭右腳輕滑房坡，刷地撤劍變招，「青龍擺尾」，往使雙拐賊人的下盤掃去。賊人忙亂中，竟在房頂上，施展「旱地拔葱」的招術，往起一拔身，斜向簷頭落下。俞劍平

跟進一步，突飛起一腿，喝道：「下去！」雖沒踢着，賊人自動的跳下去了。

俞劍平將劍鋒一指，身法側轉，劍奔持弓的賊人。賊人張惶中，把弓一架；只聽刮的一聲響，將賊人一張弩弓劈爲兩半。又一縱身，劍劈另一個持弓的人；劍尖閃閃，上抹咽喉；賊人驚擾，忙往後退，撲登的掉下房去。展眼之間，砍斷一張弓，逐走兩個賊。

還有三個賊，一齊棄弓抽刀，猛撲俞劍平。一個使厚背刀的賊黨，首先撲到；「泰山壓頂」，連人帶刀，硬往下落，刀鋒直斫俞劍平的頂樑。俞劍平急用「撲膝拗步」，微微一擰身，青鋼劍往外斜探；一個敗勢，陡然橫身，刷地一個蹀躞子脚。「彭！」整踹在賊人脛骨上，奇痛澈骨，登登的一溜踉蹌，往旁搶出三四步，正撞在同伴身上。嘩啦一陣響，草房泥土登落一大片；挨踢的沒有掉下去，被撞的竟仰面朝天，翻落到後山牆那邊去了。被下面同伴拖起，急急的吹起一陣胡哨：「風緊！快收！」喊個不住。

草房上只賸了一個賊人。驀地聽他一聲冷笑，不抽背後刀，急解下腰間纏着的七節鞭；嘩朗一抖，喝道：「你一定是臭魚！來吧，爺們跟你比畫比畫。」先向院心院外瞥了一眼；便將七節鞭耍開，上下翻飛，跟俞劍平拚死力惡鬥起來。俞劍平心中詫異，這裏倒有一個勁敵。往前一上步，忙將奇門十三劍展開；點，崩，擊，刺，封，閉，吞，吐，劍光閃動，矯若遊龍，直往敵人逼來，要將他趕下房去。這個敵手的七節鞭竟受過名家指授，四個同伴都戰敗，他兀自不退。將鞭嘩朗朗撒開，纏，刺，點，打，封，掙，耘，拿，全是進手的招術。儘管俞劍平欺敵猛進，他挺然守住步位，以攻爲守，苦鬥不休；口中却連連呼喊，警告同伴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通夜苦戰，實已力疲；雖然他氣脈長，到了這時，也有些手脚遲鈍，微微汗喘有聲了。使七節鞭的賊，正是剛在才鬼門關退回的人，連換了三四招，既知來者是俞劍平，心中未免有點怯敵；却又潛思乘勞求勝，當真把俞劍平打敗，何等露險？他就提防着金錢鏢，一面打，一面招呼放箭。俞劍平連發四劍，未能逼退敵人；暗運內功，提起一口氣；一聲不響，容得敵人七節鞭打出來，閃開了；便陡然

將劍招一變，喝道：「呔！」施展開「進步連環三劍」，青鋒一轉，一個「盤肘刺扎」，向敵人胸前急點過去。敵人一握七節鞭尾，「橫架金樑」往劍鋒上猛崩。俞劍平身形一展，利劍輕掃，立刻變招爲「抽撤連環」；青鋼劍迴環作勢，敵人的七節鞭崩空，突然一退，刷地一個「翻身盤打」；利用房頂陡峻的地形，照俞劍平下盤掃來；喝一聲：「那裏躲？」

俞鏢頭微微冷笑：「你若不食，還可以多耗一會。」頓時「倒踩七星步」，往後撤退。故意的一滑步，似要往下溜，却又一擰身，旋身半轉，做了一個拿樁立穩的樣式，把右邊半身子掩住。賊人大喜，嘩朗朗將七節鞭一掄，才待墊步趕招，再抽過一鞭去；那料到十二金錢俞劍平陡然一伏腰，似讓招；又一旋身，似發劍；青鋼劍閃閃吐寒光，「遊龍探爪」，竟下擊敵人的腰胯，左手潛捻起一粒錢鏢。那賊人吃了一驚，急待收鞭擋劍；俞三勝劍隨身轉，鏢隨劍發，鏢的一聲響，舌綻春雷道：「倒！」賊人顧得了劍，顧不了鏢；鏢沒打着要穴，劍却劃破了大腿。嗚喲一聲，翻身，嗖的竄下房去；腿一軟，咕登的跪在地上；嘩朗一響，七節鞭也摔落在地上。地上有兩個同伴，見危驚叫，頓時飛奔過來；一個揚手發鏢，照俞劍平瞎打了一下；另一個便沒命的橫刀護身，挺臂拖人，把同伴救起來。齊發胡哨，沒命的奔入夾道，鑽房窟窿走了。

賊人鬧了個手忙腳亂，惟恐十二金錢窮追不捨；殊不知俞三勝此時那有心情，追此小賊？忙向房頂破洞口，大聲呼道：「夏二哥，賊人跑了，你可從這上面竄出來。」——當此時，鐵弩弓已破，賊黨鬧然四散。那當門雙矛正在舞弄欲退，刷地一聲，忽被夏建侯牽住一根；夏靖侯趁機竄出來，掄劍照賊便刺。那賊人喊一聲，抽身要退，已來不及；立刻一錯步，把矛一退，突然鬆把，棄矛拔刀，先將負傷的夏靖侯擋住。夏建侯就勢發招，掄矛便打，賊人揮刀還架。松江二夏如猛虎出押，銳不可當；立刻雙劍并進，追門仇賊。餘賊忙回身幫打；那鐵牌手胡孟剛和梁孛生，齊仗手中兵刃，邀截落後的賊黨；跟一枝長矛，兩把短刀，交鬥起來。

賊人逃路被截，抽身不易，反被鏢客四面包圍。只鬥得三五回合，忽然南面空房後，閃出一道黃光；十二金錢俞劍平在西草房上瞥見，急呼道：「留神暗箭！」松江二夏，胡梁二友，略略的一閃躲，空房中刷的發出一排箭；同時竄出兩個人，搶步掄刀，猛攻胡梁。胡梁回身招架，賊黨一聲吶喊，往斜刺裏一湊，倏然退回去。這一排箭並非是攻敵的，乃是拔救自己落後同伴的。借此一阻，賊人分撲南面空房的門窗，一個個鑽了進去。那個使長矛的賊被胡梁橫截緊綴，來不及進空房，鑽窟窿了；他就一打旋，斜趨東南角的短牆。胡孟剛掄鐵牌便砸，直取賊人的後背。賊人伏身蛇竄，已到牆根；竟將長矛一拄，嗖的躍上牆頭。又一拄矛，跳到鄰院；聽得他連聲狂笑，人蹤拖着殘笑，已然逃得沒影。

鐵牌手胡孟剛，和梁孚生拔身越牆，就要窮追。房頂上十二金錢俞劍平挺劍直指院內，急叫道：「胡二弟慢追，快看看夏二爺，他受傷了。」胡孟剛猛然省悟，飄身下來。——明知逃賊應當緊綴，鏢銀應當快搜；却是松江三傑久負英名，爲助己受傷，焉能忍置？俞胡二人先後湊過來，慰勞，看傷。夏靖侯忍痛笑道：「我的傷還不要緊。教弩箭穿了一下，只是血沒止住。」夏建侯却很着急，拉着俞劍平道：「俞大哥，你有鐵扇散沒有？」俞劍平，胡孟剛忙答道：「有有有，我們都帶着哩。」

此時天色將近黎明，大地朦朦朧朧；但是臉傷裏傷，仍還看不清楚。俞劍平掏出藥來道：「你們那位帶着火摺子了？」胡孟剛連忙抽出火摺子，把它晃亮了。俞劍平輕輕來解紮傷的布條；還沒全解開，已吃了一驚。箭創深入左膀寸許，紮綁很緊，血已透出布外，染紅了一大片。布條慢慢一揭，鮮血突突的外冒，夏靖侯的臉都白了。夏建侯搓手旁觀，一看傷重，毛髮直豎的罵道：「好賊子，我決不能跟他善罷甘休！俞大哥，這血止不住，可怎麼好……還有我們紹光三表弟，也不知道鑽到那裏去了，我還得找去。」俞劍平忙道：「夏大哥，不要心慌。這傷別看重，微倖沒有毒。等我先給二哥閉住血，再敷上藥，就不礙事了；然後我們一同找紹光三弟去。」梁孚生插言道：「可不是，還有聶秉常聶爺哩；我只怕接應晚了，他們遭了賊人的暗算。我和二哥，先找一找去，怎麼樣？」俞劍平忙道：「等一等，我這就裏完；還是大家

一齊去的好。那邊姜五爺他們正搜着呢。：你們那一位有內服的定痛藥，給夏二爺先喝一點，定一定神？」幾個人說，只帶着外敷的鐵扇散，沒有內服的定痛藥。夏靖侯道：「不要緊，俞大哥，你只給我止住血就行了。又沒有水，有藥也難嚥。」胡孟剛忙道：「東大院有水，蘇老哥估摹帶着定痛散呢。」

俞劍平運雙掌，用閉血的手法，把夏靖侯傷處的血管先行閉住。還沒容上藥，火摺子已竟燃完；梁孚生忙將自己的火摺子幌亮，在旁照着。俞劍平往四面看了看道：「胡二弟，你先給我們巡風吧。如有咱們的人，趕緊把他們招呼過來；如有賊人，把他們驚走。」胡孟剛應聲上房。提雙牌護住小院，以免賊人乘機來擾。火摺子光亮既微，又不能持久；梁孚生的火摺用了一會，也要滅了。衆人道：「沒有亮，怎麼辦？」俞劍平忽道：「夏大哥，你到西房後面，找一找燈去。」夏靖侯道：「甚麼燈？」俞劍平不暇細說，忙催夏建侯，暫替自己按住傷口。記得自己會將賊人的一盞孔明燈打落在地上，忙親自尋來；就要用火摺子，把燈點着；無奈燈已摔壞，壺漏油乾了。不由發恨道：「這不行，摸黑治傷，太不穩當，怎麼辦？」夏靖侯道：「好歹捆上就行了。」夏建侯發急道：「咱們找他們大撥去吧；他們又有燈，又有藥。他們不是都進來了麼？」

到底十二金錢足智多謀，眉頭一皺，頓時想好主意。催夏建侯拔劍割草，尋取木柴，靠屋牆堆起柴草來，立刻點着一把火；就着火亮，很可以治傷了。大家歡喜道：「這就亮多了，還是俞大哥有主意。」借這柴火一照，頓時看清這所宅子敗落不堪；却是箭桿，鋼鏢，飛蝗石子，打得滿地都是，想見松江雙傑被困苦鬥的情形了。夏靖侯坐在台階上，側身半臥，露出股傷，俞劍平忙忙的給他止血敷藥；夏建侯割草續火，梁孚生一面幫忙，一面戒備着，胡孟剛在房上巡風。俞劍平的手術果然很好，按摩片刻，漸漸血止；然後細細敷上藥，又撕了一條紮包，齊腿根捆上。幾個人一面忙，一面提心吊胆；在近處時聞人聲奔馳，和呼噪之聲。梁孚生眼看傷口快捆完，便沈不住氣，催促道：「夏二哥好些了吧。我說我們還是快找找，聶秉常聶大哥去，這功夫可不小了，還有谷紹光三哥。：」夏靖侯道：「是的，大哥，你們和俞大哥快去

吧。我好多了，一點也不妨事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；但是這就裏好了，咱們還是一塊去。」忽然間，牆外人聲逼近。房頂上胡孟剛大喝一聲：「滾下去吧！」俞劍平，夏建侯，梁學生，齊聳然，各仰臉上看。俞劍平忙將兵刃抄到手中；夏建侯尤其英勇，裏傷布條還未繫好，他竟伸手抓地上的劍，突然跳起來。俞劍平喝問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胡孟剛答了腔道：「是自己的人。」跟着智囊姜羽冲，夜遊神蘇建明，九股烟喬茂等，一個跟着一個，隨同鐵牌手，越牆翻入院來。一聽說久負盛名的松江三傑夏靖侯竟受了傷，忙着齊來慰問。夏建侯代弟回答：「教各位見笑了，傷的還不很重。」一指那空屋子道：「我們教狗賊誘進阱裏了，我們老二不合貪功，挨了一箭。可是的，諸位還得幫幫忙，我們三表弟被賊誘散，不曉得繞到那裏去了，此時也不知吉凶如何；那位費心，給尋一尋去。」

原來松江三傑夏建侯，夏靖侯是胞兄弟；惟有三傑谷紹光乃是二夏的表弟。在場羣雄鬧然答道：「搜！我們一齊搜；尋谷三爺一世英雄，斷無閃失，也許他追趕賊人去了。」大家各整兵刃，就要登房。姜羽冲急忙叫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我們也得布置布置，看一看還有誰沒進來，還有誰沒露面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也得查一查，還有那地方沒搜到。」蘇建明道：「堡內堡外，都要搜一搜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又問道：「怎麼沒見金三爺和岳四爺？」姜羽冲代答道：「金三爺進來了，岳四爺可沒見。」

這兩撥人忽忽的互相詢問，就已搜過的地方看，沒有人發見鏢銀，也沒有追着飛豹子，更沒有捉着一個小賊；俞胡姜蘇四老英雄心中都很焦急。松江二傑，一個沒傷的扶着一個負傷的，由衆人隨護着，一同搶奔東大院。然後把所有入堡的人聚齊了，點名查數，四停還差一停人沒有見面。又點算古堡，共有二十六層院落，二百數十間破房子，角角落落，一定還有沒搜到的地方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立刻將全撥的人分爲數路，開始二次的排搜。天色黯淡，仍未十分大亮；衆人忙把數盞孔明燈打開，登房頂的登房頂，穿夾道的穿夾道；以東大院爲起點，齊往各處搜尋下去。

智囊姜羽冲告誠衆人，莫看賊人似已退盡，仍要留神他們的陷坑和伏弩。衆人稱是，各加小心。九股

烟喬茂就和鐵牌手胡孟剛，單找他一個月前被囚的地方；馬氏雙確引領數位鏢客，專搜更道內外。梁孚生引領着姜羽冲，蘇建明，孟震洋等十幾個人，專鑽賊人挖的牆洞和地道，極力的搜尋金弓聶秉常，和蛇焰箭岳俊超，與松江三傑的老三谷紹光。還有蘇建明的二弟子路照，鐵布衫屠炳烈，石如璋，孟廣洪等，一從入堡，也沒見面，這都得尋找。單在東大院，留下俞劍平和金文穆等，一面保護夏靖侯和別位受傷的，一面只在近處搜尋各小院，實在就算歇着。這一場夜鬥，頂數俞劍平最爲勞累，簡直說有點筋疲力盡了。金文穆和李尙桐，阮佩章是一身臭泥，通體難受。也在那裏歇着。有人尋出一瓶水來，又拿出一盒內服七厘散來，忙給夏靖侯服用。夏靖侯漸漸緩轉過來；與夏建侯忿忿不已，引爲奇恥慘敗。

衆鏢客三五成羣，一撥跟着的一撥的來往梭尋。那小飛狐孟震洋與梁孚生，伴同智囊姜羽冲，蘇建明這一撥，直搜盡東排房，沒見賊蹤，沒見同伴，除了牆洞，也沒發見可疑的地點。這一座古堡荒宅，地勢太大，滿處生着荒草；頽垣敗屋，碎磚殘瓦，隨處都可發見蝗石鏢箭。梁孚生搜不着盟兄金弓聶秉常等人的下落，不住的着急亂竄；小飛狐孟震洋提利劍，捏暗器，奮勇當先，單找冷僻地點，智囊姜羽冲，夜遊神蘇建明緊隨在後。直繞到西北角一所大空場，類似囤糧的場院；一道長牆堵着，蒿草遮蔽，牆頭路絕，猛看好像到了堡牆根；那知撥草根尋，又發見一條窄道。忽然聽見窄道盡處，隔牆似有聲音；小飛狐孟震洋回頭低叫道：「這裏一定有蹊蹺！」嗖的跳上長牆一看，在這堵長牆後，又展開一座高房廣場，一片沒門窗的破大房足有七間長，看樣像是糧倉。孟震洋招呼衆人，紛紛跳下牆去。

梁孟二人剛剛鑽入空倉房，忽聽倉後有一人悶聲悶氣大叫道：「打死你個鬼羔子！」又有兩人清清朗朗低吼道：「燒死你個狗腿子！」梁孚生側耳一聽，急喊道：「這里有賊！」衆人慌忙撲過去。亂草中，又現出一座菜窖似的地窟，四面荒草高可及胸，當中拔出一條窄道。窄道盡處，露出一座地窖的入口，窖內微透燈光。正有兩三個人堵着窖口，往裏塞堵乾柴，另有一人登牆巡風；一回頭，瞥見衆鏢客；叫了一聲，抬手發出暗器。孟震洋，梁孚生急忙一閃。那三兩個人竟像鬼似的，齊往草叢中一鑽；窸窸的一陣響

，竟又沒有影了。梁孚生，孟震洋奮身追過去；姜羽冲忙叫道：「等等，先看看地窖裏頭。」

智囊姜羽冲，和老英雄蘇建明奔過來，先繞着地窖，巡查了一圈。梁孚生登牆察看外面，原來隔牆便通堡外。那孟震洋就忍不住湊到地窖口下，往裏探頭；蘇建明也挨過來，要往裏探視。突然聽見裏面罵道：「鬼羔子，教你使詐語！」弓弦響處，嗖的打出一粒彈丸來。孟震洋急往旁一幌頭，彈丸擦着耳輪打過去。

蘇建明竟沒有看清窖內的情形，便縮回頭來。孟震洋僅僅瞥見這地窖很深很廣，內部面積很大，黑洞洞的，偏在一隅似有一堆堆板箱竹筐；箱上放着一盞小燈，發出發閃的微火。衆鏢客忙都湊到窖口，一齊大喜，心想內中或者竟埋着二十萬鏢銀，也未可知。可是大家明知內中有人，竟沒有看出這個人藏在何處，也不知內中準有幾人。孟震洋眼光銳利，冒着險，又往裏一探頭，目光直尋燈火；却照樣由黑暗處嗖的打出來一粒彈丸。孟震洋忙又縮回頭去；只這一瞥，又看出這座大菜窖，前後共有兩個入口，已經堵塞一處，內中陰濕霉潮之氣撲鼻。忙厲聲喝道：「裏頭甚麼人？」裏面悶聲悶氣的答案道：「是你祖宗！」嗖的又打出兩粒彈丸。地窖漆黑，只一探頭，彈丸便打出來。衆鏢客一齊罵道：「好賊，我看你往那裏跑？」急急的繞着地窖頂，又踏看了一圈；一面喊道：「先堪死門，別教他溜了。」智囊姜羽冲隔着倉房吆喝道：「快看看，有地道沒有？」飛狐孟震洋忙道：「沒有地道。」九股煙躡過來問道：「裏頭有多少人？」孟震洋道：「一個，或者不止一個，在暗中也許還有幾個伏著。」向老英雄蘇建明道：「看情形，這裏就許是賊人埋藏的所在，下面這個小舅子定是看守贓銀的賊黨。」沒影兒魏廉跑來說道：「這小子用彈弓看着地窖入口，真不易往裏衝。方才那兩個東西分明是守窖的小賊，逃走報信去了；工夫耗大，怕賊人翻回來搗亂，咱們趕快把這小子掏出來才好。」孟震洋急道：「他有彈弓，可怎麼掏？有了，咱們快砍點柴把子往裏扔，就把他薰不出來，也能燒死個舅子的。好在要真是鏢銀，也燒不壞。」

姜羽冲搜尋賊人的逃路，正從菜窖那邊繞過來，忙低聲道：「捉活的比死的強，還可以在他身上取供

。」蘇建明點頭會意，故意高聲道：「你們哥幾個看住了窖口，快拿火把，燒死個小舅子的就結啦。」一邊說着，向旁一指。衆人會意，分別動手；用聲東擊西的法子，決計將東西堵塞的窖口挑開，冒險闖下去。却在西面未堵塞的窖口上，堆柴點火，故意的做給窖中人看。

衆鏢客用假火攻計，要窖中捉釐，擒拿窖中賊人。大家散布開，持刀登鏢，蓄勢以待。梁孚生跳過來，和沒影兒魏廉，在那邊提刀急掘東窖口。夜遊神蘇建明，飛狐孟震洋，各砍了一束草，用火摺點着，往西窖口內一拋；鐵矛周也割了一束草，點着了，往西窖口拋去。到這分際，窖中人已窺破外面的舉動，麪聲驚氣的大罵道：「好一夥不要臉的狗賊，你敢燒死太爺，看彈！」刷刷刷一連三彈；可是三束火把已經投入窖內了，突突的起火冒烟。就在同時，撲擦的一聲大震，梁孚生已將東窖口挖通，往裏面一推，一堆土壁直落下去，這東窖口正挨近窖中人藏身的地方；板箱，竹筐，亂聚成堆，一團黑影中，忽的跳出一個人。小燈閃搖，暗淡不明；飛狐孟震洋持劍護面，急急探頭。黑忽忽看不甚清，恍見那人高身闊肩，措刀握弓，只一甩，嗖的一彈，照東窖口打來；又嗖的一彈，奔西窖口打來。且打且跳，且喊且罵，丟開西窖口，直撲向東窖口；一連七八彈，直攻魏廉，梁孚生等。

魏廉，梁孚生急急的躲閃，那人不要命的抽刀似要往外竄，却又明知竄不出來。只聽他又放聲大罵起來：「好狗賊，飛豹子娘賣皮的，你敢跟太爺一刀一槍的比量比量？你娘的，使這下賤的火攻計，我搗你姑娘！」忽的一聲，又發出三個連珠彈。當此時，老拳師蘇建明，小飛狐孟震洋等各舉火把，往窖內投送；竟跟着火把，硬往下跳進去。窖中人大叫一聲，回身開弓，吧吧吧，吧吧吧，如流星驟雨，照衆鏢客不住手的打來。

火把在窖中突突的燃燒，衆鏢客突烟入襲，兩面夾攻。姜羽冲奮劍揉進，迎面一彈打來；忙伏身一閃道：「噢，等一等！你可是聶秉常聶大哥麼？」梁孚生也在東窖口大叫：「別打，別打，是自己人！」烟影中，頓時起了一陣驚喊道：「住手！這是金弓聶大哥！」窖中人如負傷的獅子一樣，奔突猛搏，揮刀拚

命，那里聽得見？竟飛身一撲，照準智囊姜羽冲，又是一刀。智囊姜羽冲本已猶疑，未敢還手；揮劍一架，連忙閃開，高叫：「聶大哥，是我！」窖中人早已一伏身，單刀猛進，又照蘇建明扎來。衆人一疊聲大喊，窖中人果然是金弓聶秉常。到了這時，他才愕然收刀，竄退到一邊，叫道：「是那位？」不由滿面堆下慚愧來，頓足叫道：「哥們，我老聶栽了！」

姜羽冲，蘇建明忙上前慰問。：金弓聶秉常與梁孚生，石如璋，三個鏢師本在堡外設卡，才到三更，便被飛豹子的黨羽誘散開。金弓聶秉常自恃掌中連珠彈，百發百中，隻身追敵，竟深入重地，陷在堡裏。又不合貪功，上了賊人的大當，把地窖認成賊人埋賊之所。見賊人好像很怕他似的，一個個都直逃入窖內，他竟一直追到窖口，探頭內窺。又看見竹筐木箱，又看見一桿小旗子，類似金錢鏢旗，他便驚喜異常；開弓發彈，把賊黨守窖的幾個人，都打得棄賊而逃。他自己孤身一人，揞弓抽刀，一直鑽進地窖。那曉得鑽入容易，再想出來，便難了。由打西窖口進入，到了地窖當中，賊人轉從東窖口逃走；却突然堵上了東窖門口。金弓聶秉常所持者只有彈弓，忙奮力奪門；被豹黨四個人頂住，分毫沒有推動。再想翻回去，那西窖口邊又被賊人擲下草來，擺出火攻計，似要燒他。他立刻大驚大怒，急拿彈弓，向窖口亂打。賊人好像本領並不強，似怕他彈丸厲害，雖擺出火攻計，竟沒得下手。以此聶秉常才得暫保性命，困在地窖裏，逃不出來；眼望着窖中半埋在上裏的木箱竹筐，也是乾着急，不能過去開看。他的彈弓只稍微一住手，西窖口的賊人便往裏探頭，跟着就嚷鬧着，要投柴放火。所幸雙方僵持，耗的功夫不大；隱聞地面上胡哨聲，脚步聲大起，守窖口的賊人忽然撤退了一多半，只騰下幾個人，堵著西窖口。聶秉常正要拚命向外硬闖，這時候鏢客們已經攻進堡來，往各處搜敵覓賊了。

當下衆鏢客很着急的慰問聶秉常，問他何時被困在這裏。他說：三更在堡外瞥見賊人，四更追賊入堡，在堡內鑽窟窿，竄房頂，緊追三個賊人，繞了好半晌，堡中空空洞洞，留守的賊人竟寥寥無幾。問他別的情形，一點也說不上來；却指着竹筐，木箱，告訴衆人：「這裏面多半是鏢銀，我剛進來時，七八個賊

守着呢。」

衆鏢客大喜道：「真的麼？好極了，咱們快挖出來。」姜羽冲面對着蘇建明道：「這不一定吧？且挖一挖看。」仍加着十分小心，先囑孟震洋，梁孚生，看守窖口。幾個人急點着火把，把地窖裏徧照一過，摸到偏東隅，衆人一齊動手，先挪開小旗；那只小旗是一塊紅布，掛在竹竿上罷了。又把高堆的大筐，搬到一邊，這都是空空的，有的盛着碎磚。姜羽冲眼望蘇建明，有點失望；輕輕說道：「我看這裏賊人輕輕放棄不顧，未必埋着賊銀。」聶秉常道：「那麼說，我上當了。」蘇建明道：「也不見得，咱們挖出來看看，又有何妨？」

衆鏢客一齊動手，把上層木箱子打開，仍然空空如也，一物也沒有。蘇建明笑了一聲道：「空城計！」聶秉常睜着眼罵道：「可冤了我不輕？地下埋着的不用說，也一定是空箱子了！」姜羽冲道：「索性咱們都挖出來看看。」就用刀劍挖土起箱，十幾隻白板木箱，一個個打開來看，全是空的。木箱埋在潮土中，日久必得朽爛；這木箱却隻隻嶄新，好像埋藏的日子並不久，小飛狐孟震洋道：「賊人弄一堆空箱，做什麼呢？」梁孚生問道：「不曉得失去的鏢銀，是用木箱裝的麼？」蘇建明道：「這個不一定吧。如果是官帑，必用銀鞘。」姜羽冲道：「不錯，二十萬鹽帑都是用銀鞘裝的，我先頭問過他們了。」

老鏢師蘇建明本來最爽利，見一番挖掘，渺無所得，面對衆人道：「走吧！不用掘了，這裏一準沒有鏢銀，賊人斷不會把二十萬鹽銀子擺在明面上，趁早往別處搜吧。」頭一個拔步往窖外走。幾個少年鏢客口中咕噥道：「這裏既沒有鏢銀，他們埋這些空箱子爲什麼？」姜羽冲道：「左不過是誘敵之計罷了。」九股烟喬茂冷笑道：「除非是傻子，這能騙得了誰！」聶秉常聽了不高興，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就是傻子！」喬茂不再言語了。

夜遊神蘇建明站住窖口，候衆人出來，手指叢蒿，叫道：「咱們搜一搜敵人的逃路。剛才他們兩個賊往這邊一鑽，一轉眼沒有影了，這裏多半有地道。」大衆散開了，重新勘地，搜敵，覓伴，尋賊。果從草

叢中，牆根下，發見一條短短的地道，穿過堡牆，直通到堡外。衆人正要搜出去，更道上忽然瞥見了兩個人影，老遠的叫道：「是胡二哥？還是姜五哥？」蘇建明急仰面代答道：「是我們，你是那位？」更道上回答道：「我是夏建侯。」

松江三俠的老大夏建侯，很不放心老三谷紹光的安危，伴着一個少年鏢客，出離東大院，親自找出來了。夏建侯跳下更道，問蘇建明，姜羽冲道：「你們幾位找着我們三表弟沒有？」小飛狐孟震洋忙答道：「找着金弓師師傅了，谷三爺還沒有碰見。」夏建侯十分焦灼，忙向聶秉常打招呼，問他何時進的堡，看見谷紹光沒有。聶秉常說沒有見着，夏建侯越發心慌，又挨個盤問衆人：「可看見咱們的人，受傷的沒有？剛才喬九烟跑到東大院，向我們報告，說是他們振通鏢局緝賊訪賊的三個淌子手，在空屋裏搜着兩個，餓得半死了；還有一個叫于連川的沒有找着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」不中得咳嗽聲歎氣道：「大致堡裏都快搜完了，我們老三可上那裏去了？難道說他真會教賊人暗算了不成？」

姜羽冲，蘇建明一齊安慰道：「我們還沒細搜到呢。這就天亮，更好搜了；我們裏裏外外，再仔細搜搜。」孟震洋道：「夏老英雄不要着急，我們只在堡裏面搜，還有堡外沒搜哩；也許谷三爺追賊出堡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對！我們快快往外搜！」就由姜羽冲，蘇建明等，疾引衆人，回返東大院。見了俞劍平，立刻由俞姜等各率領一撥人，重搜堡內；由夏建侯，馬氏雙雄，和孟震洋等，多帶鏢客，往堡外橫搜下去。

搜出半里地，忽見青紗帳外，往苦水舖去的大路上，遠遠有兩三個人影，結伴奔來。夏建侯等忙大聲招呼着，橫截過去；來人正是岳俊超，揹着葉良棟，由谷紹光持劍在前相護，繞着青紗帳，在回路上走來。夏建侯大喜，急上前迎問。才曉得谷紹光被誘失羣，隻身追賊，直繞出堡外；眼看把賊追上，教賊人的卡子一擋，又繞青紗帳一陣亂竄，竟被賊人逃走。忙逐影追尋，忽看見另一片青紗帳的後面，飛起一道藍焰，有人抗聲大喊。急撲過去一看，乃是蛇焰箭岳俊超，和葉良棟兩個少年英雄，被賊圍住。

這兩人分路急追，葉良棟首先把賊人綴上，無奈落了單；賊人撥回來四個人，呼嘯一聲，反身還攻，

竟將葉良棟圍住。這四個賊人全是斷後的高手，內中就有江北新出手的劇賊雄娘子凌雲燕。才一接觸，四個賊包圍葉良棟一人，凌雲燕換用單刀鐵拐，刷地一下，把葉良棟的腰眼刺傷。葉良棟順着衣衫往下淌血，尚在負怒死鬥。岳俊超在後望見，急急的趕上來，突入圍陣，與葉良棟背對背，抵擋這四個劇賊。百忙中，先趁空發了一枝蛇焰箭，飛起一道火光。只可惜匣中火箭，看看用完，只賸下兩枝，不敢輕發了。但只這一枝火箭，已將松江三友的谷紹光引了過來；大呼一聲，奮劍撲入。

天色微明，一看這四個賊，竟全用面幕遮住了臉，只露出口眼，不把廬山真面目示人。經岳俊超激罵問名，四人閉口不答，一味猛攻。賊黨却把谷紹光看輕了，冷不防被他刷地的一劍，把賊人刺傷一個。頓時往外一竄，情勢鬆動；岳俊超忙順勢也往外一竄，把最末一枝火箭端正了，嗖的射出去。砰的一聲爆炸，賊人大驚，呼嘯一聲，抽身退入青紗帳；窸窸的一陣響，結伴逃走了。岳俊超挺劍要追；被谷紹光攔住道：「岳四爺等一等，先看看葉師傅吧。」

葉良棟後腰負傷，傷處流血不止。谷紹光急忙過來，撕衣襟，代為纏住傷口；隨即伏身，把葉良棟揹起來，道：「岳四爺，這裏獸不住，咱們趕快把葉師傅揹回去吧。」葉良棟年紀輕，在輩分上比谷岳二人都晚一輩；忙向谷紹光說道：「谷老前輩，請你放下我來，我扎掙着還能走。岳四叔，你老人家還是快追賊；別教狗賊跑了，好歹捉回一個來，我也不算白挨他一刀。」岳俊超也很年輕，但是輩分高，聞言不禁臉一紅道：「葉大哥，對不住，我只顧生氣，要追賊，忘了你了。谷三哥，還是我揹葉大哥吧。」不由分說，雙臂一穿，脊背一伏，硬從谷紹光背上，把葉良棟奪下來，往自己身上揹一揹。然後說道：「算了吧！狗賊鑽了青紗帳，我看也不好殺。這裏也許還有豹黨的卡子，還是回去對。谷三哥你不知道，咱們的人已經全攻進荒堡了。」幾費唇舌，三個人這才商妥了，往回路走；行近半途，和夏建侯相遇。

松江三俠的第一人夏建侯，見三表弟谷紹光一點沒傷，好好的回來，便放了心，倒抱怨起來；皺眉說道：「老三，你吓死我吧。你怎麼單人獨馬的硬往前闖？你瞧！咱們老二受傷了；你若不貪功，老一決不

會掛牽。」「谷紹光把眼一瞪，道：「二哥傷着那裏了？誰把他傷的？……我不是貪功，我聽見一個賊，從堡牆鑽窟窿出來，長得豹子頭，豹子眼，我想他一定是那個飛豹子。他又只帶着一個黨羽，我怕他跑了；誰知道二哥會受傷呢！傷重不重？」夏建侯忙道：「還好，不甚重。可是到底你追上了麼？得着他的下落沒有？」谷紹光回身一指道：「賊黨剛剛奔西南去了。我說，大哥，要不然，咱們趁白天，再往西南摸下去看。……不過，我得先看看二哥去，他在那裏？」孟震洋插言道：「咱們的人現時全在古堡呢。」

谷岳葉三人齊問道：「哦，咱們的人都進去了嗎？可搜着賊，捉住賊沒有？」孟震洋道：「還沒有搜出甚麼來呢。」夏建侯向岳葉二人道：「得了，你們二位快回古堡吧！我和老三再往西南搜去。」谷紹光不放心夏靖侯的傷，定要先回古堡看看；說着說着，哥倆又爭執起來。孟震洋忙道：「好在離堡才半里地，咱們全回去，回頭再出來，也誤不了事。」葉良棟在旁忍痛說道：「要誤早就誤了；爲我一個人，到牽掣諸位不能緞賊，我太對不住人了。我自己一個人回去，不要緊；你們幾位要搜，還是趕快搜，賊人大概是奔西南去了。」被葉良棟一說，衆人倒不好意思貪功了；只得相率齊返古堡。

一進古堡，胡孟剛正在那裏，瞪着眼大罵：「白打了一通夜，堡裏頭都搜翻過來了，任甚麼沒有，連一個毛賊也沒捉着；自己人反倒有好幾位受傷，真他娘的可恨！這豹賊也太歹毒，把我們的淌子手張勇，馬大用差點給餓死；還有于連川，也不知是死是活！說着，和俞劍平迎過來，一齊慰問葉谷岳三人，並給葉良棟治傷。

原來九股烟喬茂引着鐵牌手胡孟剛，搜尋一個月前自己被困的所在，把堡內一片片的空房子踏遍，竟沒找着和當日囚室類似的院落。胡孟剛疑惑起來，忙問道：「囚你的地方莫非不在這裏，另在別處吧？」喬茂搖頭道：「不能，堡裏倒真認不出來，可是我分明記得外面有泥塘，也有土坡，跟這裏一樣。咱們還是細搜搜吧。」搜來搜去，竟從一間臭氣薰蒸的地窖內，搜出兩個肉票來；便是振通鏢局富場失鏢，結伴緞賊的淌子手張勇和馬大用。這兩人失蹤逾月，直到此時，才被尋救出來，全被囚磨得髮長盈寸，面積泥

拆，氣色枯黃削瘦，懨懨垂斃。這一個多月被賊囚繫，兩人吃喝使瀾都在室內；那滋味和喬茂受過的正是
一樣，只是日子更長，罪過越深。賊人又不是綁票的慣手，竟時常的忘了給他倆送飯；兩人幾乎活活的餓
殺。從地窖裏擡出來時，虎背熊腰的兩個漢子，竟變成骨瘦如柴的一對病夫，連路都不會走了；見了胡孟
剛，兩人只是搖頭。問到那個于連川，二人說：三人分路勘鏢，自己被誘遭擒；却不知道于連川的下落，
猜想凶多吉少，恐怕也許死在賊人手中了。衆鏢客一齊忿怒道：「這賊太狠毒了！」

此時朝日初升，天色大明。衆鏢客個個飢疲不堪，尋着水缸水瓢，喝了一氣水，用了一些乾糧；然後
強打精神，把古堡重勘一過。最奇怪的是，這裏本是當地富戶邱敬符的別墅，曾經住着一兩戶窮本家，如
今一片荒涼，變成一個人沒有了。只在東大院，頗留下住過人的痕迹；院內屋中固然空空洞洞，却有著水
缸，柴灶，餘糧，餘秣；七間後罩房內，還有涼蓆草褥，看出賊人在這裏睡過。俞劍平和蘇建明，姜羽冲
，胡孟剛，金文穆，松江三傑，馬氏雙雄等，互相商議，認定此處必非賊人久據之所。要根究賊人出沒的
蹤迹，可託鐵布衫屠炳烈，轉向這荒堡的原業主打聽。但是鐵布衫屠炳烈，自被長衫客點中穴道，便行動
不得；經俞劍平給他一度推拿，通開血脈；微俸沒有見血，鐵布衫的功夫沒破。入堡之後，恍惚見他騎著
馬，往外淌下去，此時連人帶馬都不見了。還有老拳師蘇建明的弟子路照，少年鏢客孟廣洪，和石如璋，
這三個人也都沒有回來。俞胡二人十分焦急；忙又派出一撥人，四面散開，再往堡外搜尋下去。直到已牌
，才將散開的人完全尋回來。

那少年鏢客孟廣洪，出堡搜賊，僅聞蹄聲，未見賊跡。因知屠炳烈是本地人，地理熟，兩個人便搭了
伴，騎著馬，往堡南淌下去。忽望見三個騎馬的人，從青紗帳後轉出來，斜趨田徑，往正南飛跑。相距半
里地，恍惚見這三人穿着長衫，帶著兵刃。孟屠二人頓時動疑，急策馬遙綴。那三個騎馬的忽回頭瞥了一
眼，縱馬加鞭，東一頭，西一頭，一路亂走起來。兩個人越發多心，拍馬緊追；轉眼直追出三四里地，驟
見前面三匹馬馳入西南角一座小村去了。孟廣洪便要進村一探，但又自覺勢孤；回顧屠炳烈，面呈疲容，

在馬上皺眉出汗，似乎不支。忙勒馬問話，屠炳烈說：「又累又餓，想尋點水喝。」

兩人在路邊土坡下馬，拴馬登坡，半蹲半坐，遙望小村，打不定主意。這時老拳師蘇建明的二弟子路照，也和石如璋搭伴搜賊，追尋蹄聲，來到了附近。望見土坡上有兩個人，兩匹馬；路石二人忙穿入青紗帳，從背後掩過來，伸頭探腦，潛加窺伺。不想窺伺結果，竟都是自己人。忙打招呼，湊到一處；商量一回，四個人竟假裝迷路，同往小村投去。

將近村口，已看出這是一座極窮苦的荒村，寥寥十幾戶；沒有較大的宅子，只是些竹籬茅舍，鄉農佃戶的住家。路照這人年輕胆大，和石如璋，忙將手中兵刃，交給了孟廣洪和屠炳烈。自將小包袱打開，取出長衫，披在身上。由孟屠二人帶著馬，在村外等候；路石二人空手進了小村。不意二人剛剛進去，突然聽見村後蹄聲大起，三匹快馬如飛的繞出青紗帳，奔西南而去。路石大愕，急忙追看；只望見人的背影，馬的毛色，正是三匹棗紅馬，和剛才進村的三匹馬，差不了多少。孟屠二人在村外也望見塵起，聽見蹄聲，急忙的跨上馬，穿村跟進來。路石二人把手一點，孟屠二人立刻把頭一點，將石如璋和路照的兵刃全投下地來。一直的縱馬飛趕下去。

這三匹棗紅馬跑得非常的神速，孟屠二人把跨下馬狠狠的打，到底追不上。越追越遠，眼看着人家三匹馬，頭也不回，奔了西南大道去了；正是往火雲莊去的正路。

（卷十一終）

